埋舟

作者: 五月的天氣有點熱

Powered by 紙言

第零日

第零日

「目標確認。」

「好，發射。」

「目標已確認中槍，而家進行捕捉。」

「已經成功捕捉第十七人，行動結束，而家轉移佢哋去Island P。」

在漆黑寧靜、空無一人的街道內，一幫穿上潛行裝的團夥已經活捉了十七個人，正乘直升機往他們口中的Island P進發。

「好，計埋我哋呢十七個人，連埋之前我哋捉同埋其他team活捉嘅，啱啱好夠一百個人，今次可以話係有史以嚟最盛大嘅一場遊戲。」其中一個潛行裝的人說，他樣子相比其他成員來說顯得成熟，而且行動時還是由他發號施令為主，所以推測得出他是這團夥的領袖，他是One，這團夥均以號碼作稱呼，無人知對方的真名以及來歷，作用是保護整個團夥以至組織的安全和隱密性。

這組織由五個團夥組成，分別是以號碼作稱呼的Number Man，以字母作稱呼的字母眾，以地名作稱呼的地理老媚，以星體作稱呼的哥白尼，以及以動物作稱呼的百獸堂。每個團夥均獨立運作，偶然會做一些聯合行動，表面上非常團結，實際上權力鬥爭嚴重，互相敵視，同時又互相制衡，關係非常微妙。然而，五個團夥的領袖均十分尊敬整個組織的龍頭大哥Kami，所以儘管關係這麼緊張，但仍然相安無事。

「喂，新人，啱啱你開槍嗰時好似有啲騰雞喎，之前未揸過槍？」One對其中一個新人Five說。

「唔係，只係今次係第一次行動，有啲緊張失準啫，無下次。」Five冷酷的回話。

「哈哈，新人，唔駛咁緊張喎，大佬One又唔係要插你，佢出哂名nice，佢只係關心你渣，唔好睇佢個樣咁嚴肅，其實暖男嚟。」說話的是正在駕駛直升機的Two，看情況，似乎是這團夥的第二把交椅。

「喂，Two！你講得太多喇，咁樣啲人會越嚟越唔尊敬我㗎，專心打，唔係，專心揸飛機喇你！」One板起臉故意裝得很凶惡的說，全機的團員見狀完全不給他臉子，紛紛捧腹大笑，氣氛樂也融融。

機上團員由Zero到Eight總共九人，已經是整個團夥的成員齊集，相較另外四個團夥，Number Man顯得很弱勢，不過由於九位成員也抱著獻身的想法去做事，使他們成為組織中辦事效率和賺錢能力均排首位的一團，亦因此成為眾矢之的。

「已經見到Island P，我哋要準備降落。」Zero向大伙說，他是副機師。

「Island P，Number Man請求降落，Number Man請求降落。」Two用無線電和Island P的控制室聯絡。

「呢度係Island P，Number Man，你哋可以用四號停機坪，重複，你哋可以用四號停機坪。」控制室回話。

「Roger that。」Two回答後就往四號停機坪飛去，慢慢降落在大大的H字上，不偏不倚。

「好，將最後十七個參賽者運去參賽者準備室先。」One再次發號司令，團夥收到命令後便照做，而One則往會議室走去。

「One，辛苦你，大家為佢鼓掌，快啲！大力啲！有你出手我真係放心哂。」坐在會議室主席位，年輕俊俏的Kami帶頭熱烈歡迎One。

「客氣喇Kami，我只係盡力做好你吩咐嘅嘢啫，唔敢受咁厚禮。」One對Kami必恭必敬。

「犀利啦One，又領功喇。」Z言語間帶點不滿，他正是字母眾的領頭人。

「唔好咁啦，Z，做人大方啲，我哋都係幫Kami做嘢，無話領唔領功嘅。」月亮，哥白尼的領袖嘗試緩和氣氛，但Z依然一臉不滿。

「月亮，有啲嘢就唔可以咁講嘅，人最少係佢哋，但每次分得最大份嘅都係佢哋，叫人點服？今次我就撐Z喇。」雷克雅未克反駁月亮，他正是地理老媚的頭領。

「你哋都一人少句喇，係咪想Kami發火？」黃麂說，她是百獸堂的首領。

「好喇，你哋每次見面都係咁熱鬧，感情真係好，哈哈。」Kami開心的說：「今次咁急叫你哋捉一百個王家欣嚟，係因為我哋收到人口控制局嘅委託，要暗地裡用唔見得光嘅手法去解決人口過盛嘅問題，game交畀我哋諗，唔可以上佢哋身，事成收錢，就係咁簡單。」

「咁點解要搵王家欣？」月亮問。

「因為我哋每個人，人生入面總會識幾個家欣，根據非正式統計，一個人喺人生入面，平均會識4.75個家欣，而王係大姓，所以叫王家欣嘅人都特別多，男女老幼都有，所以為咗個game好好睇睇，特登抽寫法係『王家欣』嘅人出嚟，試下水温，睇下邊個係最值得留低嘅王家欣，係咪咁呀Kami？」One分析推論道，而Kami也點頭表示認同。

「咁我哋玩咩game？」黃麂問。

「我本身已經有個諗法，但都想聽埋大家意見，再投票決定玩咩game。」Kami是個奉行民主的人。

「捉伊因覺得點？」雷克雅未克提議。

「我覺得埋舟會好玩啲。」Z陰森的笑說。

「埋舟？你有咩高見呀Z？」Kami好奇的問。

「有無人唔知埋舟點玩先？」Z問完稍為停頓，看一看各人反應，看見雷克雅未克和黃麂搖頭表示不懂，他便由零開始解釋：「埋舟首先要定咗一個位喺用嚟埋舟，然後由一個人負責捉，其他人負責匿

埋伺機行動。捉嗰個要搵到匿埋嘅人，然後跑返埋舟嘅位掂住大叫『打沉邊個邊個』，而匿埋嘅就要喺被打沉之前跑去埋舟嘅位掂住大叫『埋舟』。埋舟嘅人數越多，伸延開去嘅人鏈亦都可以畀人埋舟，最後睇埋舟嘅人多定被打沉嘅人多而決定勝負。」

「但我哋有一百個人，點控制？」月亮問。

「我已經諗好我哋版本嘅埋舟係點玩，會有埋心理搏奕，肯定更加刺激同埋精彩.....」Z興奮的說。

經過Z約莫半個小時的解說和問答，在座六人一致決定今次的遊戲是埋舟，而準備功夫亦同步進行，遊戲定於明天十二時開始，各人分好工後便解散回自己的營地。

「大佬One，今次我哋負責做啲咩？」Zero問，他是這團夥的大腦。

「今次我哋做嘅嘢好簡單，就係喺南區做好佈置，確保無死位，同時守住唔好畀人逃走。」One向眾團夥說。

「知道！」眾人令命。

「仆街喇！大佬One！」Five此時由營外衝入來。

「大佬One無仆街，做咩事咁驚青呀新人？」One問。

「有一個.....有一個參賽者，佢.....佢好似瓜咗。」Five上氣不接下氣的說。

「咩話？快啲帶我去睇吓。」One著急得很，三步併作兩步，跟隨Five往參賽者準備室跑去。

「就係呢個，佢無咗呼吸。」Five驚慌的指著軟攤在地上的其中一個男性王家欣。

One檢查後，臉色一沉，著Five不可對任何人提起此事，並盡快處理好屍體，而他則想辦法蒙混過關。

一小時過後，Five再次回到營地，屍體已經妥善處理，此時One向大家宣布他的解決辦法：「大家都知我哋個record係幾咁靚，從來無差錯，但今次竟然發生咁嘅事，所以為咗我哋Number Man個朵，我決定搞一次抽籤，抽中紅色數字四嘅人就要去扮王家欣參加聽日場遊戲，但係由於我同Two佢哋一定認得出，所以我哋豁免，由你哋剩低嘅七個抽，我已經叫Zero準備好。」

此時Zero拿著預先準備好的紙出來，交到One手上，由One搞和後再逐一上前抽。

「好喇，新嚟新豬肉，我哋由新人開始公開先。」One宣布。

Five慢慢打開紙條，每一層彷彿像承受著一百公斤的啞鈴般重，兩層打開後，紙條正中間正正用紅筆寫著「四」字，Five嚇到跌坐在地，心跳加速，而其他六人則歡天喜地、手舞足蹈。

「好喇新人，多謝你今次為我哋嘅付出，記住小心唔好死。」One對Five說，然後轉而對Zero說：「Zero，幫佢催眠，直到遊戲完結之前，佢都要係王家欣！」

「但係One，我唔掂嘅。」Five嘗試求情，希望One回心轉意。

「Five，記唔記得我哋Number Man宗旨？係『全力獻身，無悔今生』，今次你抽中一個好機會，要好好表現，我會論功行賞。」One邊說，邊推著Five往Zero的醫療室。

第一日•早

第一日•早

「Testing、testing，one two three，one two three。」在清晨孤立無援的荒島上，突如其來的咪高峰響聲劃破長空，睡夢中的雀鳥均被這噪音嚇飛了。

「嗞~」一道超高音刺耳的咪高峰反饋聲把散落在荒島上的一百人強行從睡夢中拉回現實。

「啊……隻耳仔好痛，搞咩？」我揉搓著我的耳朵，剛才的聲響肯定令我的耳膜受損了。

「歡迎一百位王家欣參加我哋舉辦嘅大型生存遊戲──埋舟。」聲音在森林內環繞著，回音很大。

「首先自我介紹，我係遊戲主持人WKY。今次係特登挑選你哋一百位同名同姓同寫法嘅王家欣出嚟參加呢場遊戲，目的只有一個，就係睇吓邊個係最強最配得起呢個名嘅王家欣。而呢個係一個荒島，除咗我哋官方嘅無線電之外，係唔會有任何方法同到外面聯繫，而且你哋所有嘅通訊工具我哋都已經代為保管，只有最終勝利者先可以同外界聯絡，請大家拋開平時嘅枷鎖，好好enjoy呢場遊戲。」主持人温柔的聲音仍然在大氣中飛揚，但我卻感到莫名奇妙的心寒。

「琴晚喺街無啦啦就畀人擄走咗，醒返就被參加呢個九唔搭八嘅遊戲，係咩玩法？」我甩一甩頭，試圖令自己清醒些。

「因為你哋全部都叫王家欣，所以每個人都會有一個編號，而個編號就印咗喺你哋件衫度，之後我就會用編號稱呼你哋，記住留心，因為好關乎到大家嘅生死，我重申一次，呢個係生存遊戲，係會有傷亡嘅。」用温柔的聲線說出這些令人不寒而慄的說話內容，我聽得心裡打了一個哆嗦。

「今次嘅遊戲埋舟，同小時候玩嘅規則大同小異，都係要鬥快埋舟避免被人打沉，但係因為今次參加者眾多，得一個負責打沉好明顯係唔夠，所以規則會有啲更改。首先，喺森林各處，你哋會發現有一個大木桶，上面插住枝海賊旗，嗰個就係埋舟同打沉人嘅地方，總共有二十個分佈喺森林入面，如果搵到記住好好記低。其次，呢次遊戲係無角色之分，換言之即係每個人都可以打沉人，亦都可以埋舟。第三，你哋每人都有一隻錶睇時間，遊戲進行嘅時間係每日朝早六點到夜晚九點，其餘時間係休戰期，到時我哋十間嘅安全屋會有補給，但係去唔去安全屋就睇你自己決定喇，森林有兇猛嘅野生動物，而安全屋就有如狼似虎嘅競爭對手，不過如果喺休戰期做任何攻擊行為被我哋發現，都會被判輸，頸上嘅炸彈會即時引爆。而遊戲進行幾多日係由你哋進度決定。最後，勝利嘅唯一條件係生存到最後同時打沉得最多人，當你埋咗舟之後，你嘅數字就會停止計算，無得再打沉人亦都無人可以打沉你，只有等待最後嘅生存者誕生鬥打沉人數多少。而埋舟之後要留喺埋舟嘅地方，直至夜晚九點休戰期，屆時會由工作人員帶返休息室等待結局。如果最後平手嘅，未埋舟嗰個會獲勝；如果平手嘅係已埋舟嘅人，就早埋舟嘅獲勝，究竟點可以確保一定贏到，就要睇你自己點計數同埋謀略喇。為咗方便計數，你哋隻錶可以切換去顯示你哋嘅打沉數，另外會有地圖、指南針同電筒放喺森林各處，搵到就屬於你，不過各得十個，手快有手慢無。而隨住人數嘅減少，你哋可以活動嘅範圍都會慢慢縮細，所以安全屋同埋舟位都會越嚟越少，縮細會喺遊戲期間宣布，休戰期完如果仲喺範圍外就即判輸，而隻錶嘅最後一個功用就係話畀你知你喺範圍內定外，要好好珍惜啊。」要一口氣把規則說清，這主持人WKY真不易當。

「咁講法咪同食雞差唔多？只係變咗唔揸槍而係靠把口，又好似幾好玩，平時單排食慣雞嘅我，一定

贏。」我自信滿滿，已經開始想像我獲勝時的畫面。

「每日遊戲開始同結束，我哋都會有聲音提示。」語畢，擴音器又再度傳來刺耳的高頻「嗞」聲。

「呢個就係每日遊戲開始同暫停嘅訊號，要好好記住喇。呢場遊戲嘅最終勝利者係會有一百萬美金獎金，要好好努力去爭勝呀！」WKY清一清喉嚨，然後正式宣布：「遊戲開始！」

通常這些生存遊戲一開始一定要先搜集物資及尋找藏身點，然後再搜索敵人和確認自己、安全屋和埋舟位置，但這次和平常打機不同，是真人參與，性命悠關，所以要先想好策略，要龜縮到最後，還是衝鋒殺敵？要不要埋舟？何時才埋舟？打沉多少才埋舟會較穩妥？

看一看手錶，時間已是七時多，其他參賽者估計還未理清情況，應該不會這麼快有人攻擊，估計要找隊友是不可能，想不到遊戲要單排，現實也要單排，究竟我是有多麼的毒？

好了，吐槽夠了，我決定好了我的策略，雖然最理想的是打沉五十人然後埋舟，遊戲便可直接宣布結束，但這風險相當的大，要長期讓自己暴露在敵人面前，很容易被人黃雀在後便收拾掉；龜縮到最後的話，我的打沉人數一定不及已埋舟的人，這不可行；想來想去，只有上前線殺敵同時保護好自己才是上策，所以策略是伺機而動，只要找到一個易守難攻的地點便能輕鬆收頭。很好，我又再一次說了一些廢話，我自己也有點討厭自己了。

策略想好後，要做的便是尋找這夢幻的地點，每行一步我也要小心萬分，因為一不小心便會被打沉，我短暫的一生便要畫上句號。我有想過隱藏我的編號，但大大的「11」印在我的背後和胸前，根本無辦法可以遮蓋，只好盡量找掩護，慢慢前進。

維持這樣高警覺的狀態整整一小時，仍然未找到埋舟的位，可是想不到這樣消耗的體力卻比平常快很多，大概我會先餓死多於被打沉。

「沙沙.....」附近草叢傳來聲響，我馬上警覺起來，躲在樹後觀察，想不到走出來的是一隻兔子，嚇得我半死，正當我放下警戒時，忽然聽到草叢傳來一個男人叫喊聲：「死兔仔，唔好走，我要燒咗你嚟食。」

在我身邊跑過的是身上寫著「84」的男性王家欣，幸好他眼內只有兔子，沒有發現我，當他跑遠後，我便繼續尋找埋舟的位。

森林內涼風陣陣，樹蔭片片，縱使溫度高達三十多度，體感溫度也只有二十度左右，十分涼快。但這也不能當飯吃，我的肚不斷「嘰嘰咕咕」的叫，不找食物醫肚不行，大概剛才84也和我不遑多讓，但兔子太難抓，而且又要起火燒，煙等於將自己暴露於人前，所以吃生果才是上策，但放眼看去，沒有一棵樹有結果，難度要等到休戰期找到安全屋才能醫肚？

「5號被打沉，5號被打沉，99號有一個打沉數。」這次不是WKY的聲音，而是由一把比較機械的聲音說出，但想不到這麼快便有第一個人被淘汰，我要加把勁才行。

再走了約半小時，終於看到遠處有一面海賊旗在飄揚，大概那就是埋舟的位，現在起要更加提高警覺，因為可能有其他參賽者在附近埋伏，伺機打沉其他人。

我選了一棵距離較遠，樹葉比較茂盛的樹爬了上去隱藏自己同時觀察，居高臨下可以看清楚局勢以及附近有沒有危險，我用眼睛地墊式搜查了海賊旗附近的草叢、樹木和大石，也沒發現有人藏匿，反而

讓我發現了在海賊旗十米左右的前方有一個木箱，依我的吃雞經驗，那絕對是一個補給，但究竟是他人特意設的陷阱，抑或是我真的日人第一個發現呢？但方圓數百米也未見有人的蹤影。如果我現在跑去拿補給，萬一有人想偷襲我，以距離來說，我佔盡優勢，想必可以安全，但若果是兩人以上聯手，恐怕我會先行一步，但，真的會有人聯手嗎？

想得我頭也痛了，顧不得這麼多，見步行步吧，反正船到橋頭自然直。我俏俏的爬下樹，一個箭步跑去木箱處，用盡九牛二虎之力打開了它，果然裡面有食物、水和地圖。食物和水足足有十人份，我沒有袋是帶不走這麼多的，我吃了自己一份，再帶多一份，然後找地方藏好了其他數份，餘下一份放在稍遠的空曠處作誘餌，而我則躲在海賊旗附近的樹後，看哪一個倒霉鬼會做我第一個的炮下亡魂。

「70號被打沉，70號被打沉，23號有一個打沉數。」機械聲又再出現，又有一個人被打沉，而我依然是未開齋，我越來越著急，時間已經是十時，其他人越來越投入，如果佔不到先機，這場遊戲估計要輸。

靜待了若一小時，期間37號被71號打沉、53號被54號打沉、80號更連續打沉了44號和90號兩個，而我還是未有收獲。

「唔通我呢面係邊邊？所以無咩人行？」我打開地圖查看，但類似的地方在地圖上有三處，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處，這地圖要運用得到恐怕還要些時間。

我喝完了一枝水，準備打開另一枝時，終於讓我看見遠處有一個瘦長身影出現，驟眼看來，是一位女生，她搖搖晃晃的行過去我準備好的誘餌處，我可以看到她的編號──18號。

按照計劃，我現在要衝出去海賊旗，捉摸著木桶然後大叫打沉18號，但我看見她，看到她的樣子後，我做不到，因為她和我暗戀多年的小學同學實在長得太相似，我對她下不了手、開不了口。

我不自覺離開了樹向她行去，她發覺後很驚慌想逃跑，但腳一滑跌了在地，膝頭擦傷，我連忙上前扶起她，並用水替她清洗傷口。

「唔……唔該，你唔係想……想打沉我咩？」18號的聲音很婉約，和我朝思暮想的她很相似。

「本身係，但而家我唔會，我會保護你。」我把18號當成了是她，一不小心說出了真心話：「你夠唔夠飽？我仲收埋咗一啲，你可以拎嚟食。」

18號點了點頭，在我攙扶下到了樹後藏匿，而我則把食物分給她。

結果，時間來到十二時，但我還未有打沉數，卻和我的計劃有了出入，我竟然找到了一個隊友，應該說是我單方面認定她是我的隊友。

第一日•午

第一日•午

補充完體力後，我拿出地圖，嘗試和18號找出現在的所在地，也順道問她早上的經歷。

「我諗我哋應該喺呢度，喺島嘅南部，因為我啱啱行過嚟嗰時有見過呢個怪石像同埋瀑布。」18號言之鑿鑿，我深信不疑。

「如果係咁，根據規則同埋地圖嚟睇，我哋應該要向北行，向住嗰座山行，咁即使收圈我哋都唔駛怕。」以上是我食雞的經驗累積而來。

「千祈唔好去嗰面！」18號反應很大，情緒很激動，我下意識流露出有古怪的表情，不過只維持了零點幾秒，但她仍然察覺得到，於是補充：「無.....我只係覺得嗰面會有危險啫.....」

雖然我聽得出她有所隱瞞，不過我也不打算追問，適當的裝傻有助活命，所以我改口：「嗯.....女仔啲第六感好準嘅，既然你覺得嗰面有危險，咁我哋向森林個方向行喇，有多啲cover會安全啲。」

「但係會唔會有野獸食咗我哋㗎？個WKY話森林會有呢啲嘢，我驚.....」18號原來凡事都很小心，或者換個角度來說是杞人憂天。

「咁都好難講，始終係森林，有都唔出奇，但點都好過行呢個平原。喺地圖見到，呢個平原無任何遮擋，同將自己雙手奉上畀人打沉無分別，咁樣會好危險。」我試圖說服她，但她用一個楚楚可憐和水汪汪的雙眸仰望著我。

「喂，同你講明先，你咁樣望住我都無用嘅，我係唔會同你搵命搏。」我立場依然堅定。

半小時後，我和18號在大平原中並肩而行，為什麼？因為我敗給了她的樣子。

「好矚呀、好熱呀、好口渴呀。」18號的港女性格開始顯露了。

「我都話行森林㗎喇，你又堅持行呢度，矚同熱就幫你唔到，水就仲有啲嘅，不過你唔好飲哂，因為唔知邊度有安全屋同補給。」我把水遞給了她，她一飲而盡，明顯對我的善意提醒充耳不聞。

「係喎，今日見你行過嚟嗰時左搖右擺咁，你朝早遇過啲咩事？」我好奇的問。

「今朝？」明顯她說這句時仍然心有餘悸：「我見到有人被人打沉咗，個場面好恐怖，周圍都係，我好驚，之後就癲咗咁跑，最後跑到無咩力，之後就遇到你。」

「周圍都係？都係啲咩？」我被她的說話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周圍都係血肉，爆到周圍都係，有啲畀動物食咗.....」她越說越崩潰，我只好制止她。

「好喇，而家無事，唔駛驚，我會保護你。」我安慰她說。

「嘭！」前方不遠處突然傳出爆炸聲，18號嚇得立即蹲下摀著雙耳，大叫：「唔好呀！」

我還未弄清發生什麼事，便接連再傳來兩聲「嘭！」18號已哭成淚人。

「9號、26號、68號被打沉，9號、26號、68號被打沉，1號有三個打沉數。」隨著機械聲的公告，我終於知道爆炸聲是代表什麼，亦知道18號這麼害怕的原因，無他，看到爆炸令血肉橫飛，正常人也會有陰影，是人之常情。

我跪坐在地，用手揉著她的頭說：「唔駛驚，你唔會有事嘅，我已經諗到點令你安全嘅方法，你一定可以生存到最後，信我。」說完我對她做了一個充滿陽光的笑容，但她反而哭得更厲害，不過我絕不會承認是我的笑容燦爛得太恐怖而令她哭得更大聲。

「睇嚟前面有一個埋舟位，而短時間可以打沉三個人，除咗嗰面好易匿埋之外，好可能會有一個令人聚集嘅場所，或者安全屋會喺嗰度。」我自言自語的推理道。

好不容易止住哭聲的18號擦乾淚痕，拉著我走到前方巨石處躲藏，她從我口袋裡拿出乾糧邊吃邊說：「你話前面會唔會有安全屋？如果有嘅話，我哋係咪九點之後先去會比較安全，而家喺度匿埋好啲？」

其實她說的也不無道理，畢竟前面一瞬間有三人被打沉，再往前走也很危險，九點後去無人可以攻擊，以安全計是最好做法，但當中有太多不確定因素：如果喺等休戰期到嘅呢段時間遇到其他人點算？會唔會附近都有海賊旗可以打沉我哋？如果前面原來無安全屋咁點算？以現有物資以及18號的消耗速度，恐怕不能捱得到明天；如果真的有安全屋，但我們比其他人遲進去，補給會不會已經被一掃而空？屆時我們依然捱不到明天.....

一想到這一大堆不明朗因素便頭痛，所以結論是：向前挺進！但要顧及18號的情況，要哄她前進不容易，所以只能對她撒一個謊，要騙女人真是罪過。

「我啱啱好似聽到啲聲，我哋快啲向前行喇，唔好喺度停留。」我騙她說。

「但我咩都聽唔到喎。」她肯定的回答。

「你喊緊當然聽唔到啦，你啲喊聲都遮蓋咗啦。」我扮作很有理據的說：「繼續留喺度好易畀人搵到，雖然未必打沉到我哋，但係搶走我哋啲物資都已經夠令我哋死，我哋去前面，前面有樹林，匿埋都易啲。」我嘗試說服她，但她還在猶疑。

不過幸運之神似乎很關照我，在我們走來的平原盡頭處，有兩個糢糊的人影出現，正朝我們所在的方向跑來，18號見狀後嚇得拉著我急急向前奔跑，不枉我每日都給耶穌上香。

越近樹林，越能嗅到血的腥臭味，畢竟不久前這裡才發生過一輪屠殺，但與此同時，安全屋的輪廓也漸漸出現在我們眼前，果然安全屋在這裡，難怪人們會前來聚集。

在樹林前，我煞停了腳步，18號也差點仆到，她轉身以眼神問我為什麼停下腳步，我用口型回答她：「1號可能喺度埋伏，要小心。」

我們選了一棵樹作根據地，開始小心探索附近地方，終於在離安全屋不遠處發現了海賊旗，然而這令我察覺到危機的存在。

「呢間安全屋一啲都唔安全，我哋小心啲。」我對18號說。

「點解？」她不明所以。

「如果我哋聽朝六點仲喺間屋入面，實死無生，我估計最遲五半要走，唔係就玩完。」我直接說出結論，省略了解釋，然而她始終不明白。

「即係咁，離間屋唔遠就有海賊旗，即係如果有人一早喺海賊旗度埋伏，等六點休戰期完結，啲人一離開畀佢見到，佢就可以逐個打沉，所以要走就趁休戰期完之前走，唔係就死梗。」我最終都是要解釋一次。

「哦，咁我哋早啲走咪得囉。」她的結論終於和我的一樣，可喜可賀。

「不過而家我哋要小心，因為間屋未開門，而1號好可能仲喺度埋伏緊，加上有啱啱喺後面嚟嘅兩個追兵，腹背受敵，我哋要諗吓計。」雖然口這樣說，但其實我並沒有任何計謀。

我們藏匿在草叢後，海賊旗和我們相隔大約一百米，仔細觀察一段時間後，依然一直看不到其他人的影蹤，於是我便告訴18號之前提到確保她安全的方法：「你掂住海賊旗，警戒住周圍，一見到有人嚟就打沉佢，咁你就唔會死，因為無人可以埋到嚟打沉你。」

「咁你呢？」

「我去做誘餌。」

「即係你引啲人嚟，我負責打沉？」

「Bingo！你真醒目。」

「好啦咁，我等你。」

確保18號安全後，我便去找剛才追趕我們的兩人，對手少一個便少一個，勝率自然會提升，但他們究竟去了哪？我往入口處走去，沿途仔細觀察，可惜還未找到。突然，遠方傳來求救聲，我立刻飛奔走去，見到兩個男參賽者──2號和60號，正聯手想撕暴編號86號的女參賽者，規則並無說明不可這樣做，而附近亦沒有海賊旗，不可打沉他們，所以他們才如此肆無忌憚的做這種事？

雖然規則沒說不可用武力解決問題，不過一對二，勝算估計是沒有，唯一辦法是引他們去18號處打沉他們，決定了，就這樣做。

「喂，你哋兩個快啲停手！」我大聲喝止，不過和他們保持超過五十米的距離，確保有足夠時間逃走。

兩人停手回頭看我，而86號那女的乘機掙脫跑過來，2號和60號兩人見狀立即發了瘋似的向我襲來，幸好有安全距離，我轉身就跑，身後有三人正跟著我，按照計算，我絕對可以安全到達18號處，然而意外總會發生。

「啊！」身後的86號慘叫一聲，整個人跌倒在地，拖了一條數米長的拖痕，而兩個男的也亦步亦趨，差點捉到女的，我顧不得自身安危，跑回頭想扶起她再度展開步伐，然而這正是我棋差一著的地方

。那女的不但沒有起來，相反，她把我也一併拉跌在地上，那兩個男的立即撲在我身上，用樹藤把我牢牢的縛著。

我王家欣英明一世，萬萬也想不到他們三人竟是一伙，演了一場戲來引我上當，栽在他們手上我也只好認命，是我想作好人才會有如此下場，但其實我並未完全落敗，因為我也有同伴。

他們拖著我往海賊旗方向走去，看來他們一早已經熟知地形，這正合我意，因為我的同伴正好在那，他們是把自己推向死亡。

穿過叢林，海賊旗就在眼前不遠處，的而且確是剛剛我命18號看守的那一面海賊旗，但人呢？走了？背叛了？我的命就此完了？有人說臨近死亡，往事就會像走馬燈一樣在眼前放映一次，我也一樣，但我的走馬燈很奇怪，一開始便是這場遊戲開始的時候，而非我小時候發生的事，但我也沒有時間去想這麼多，因為海賊旗就在我前面。

「打沉.....」一把女聲說話，我合上了眼不敢觀看，以為這樣可以逃離現實，死亡便不會來臨。

「2號，打沉60號，打沉86號。」女聲說完，偏偏遺留了11號，而同時我左前方、右前方和身係連續三聲「嘭！」就像環迴立體聲一般非常震撼。

「2號、60號、86號被打沉，2號、60號、86號被打沉，18號有三個打沉數。」

是18號！是她救了我。

第一日•晚

第一日•晚

日落，將島上所有的影子都拉得長長的。

晚霞，為整個島換上了名為黑暗的新衣裳。

在這個無人島上，由於光沒有到處肆虐，星星也肆無忌憚的在漆黑的夜空瘋狂放閃，就像動物求偶般，各施所長吸引異性。

「真係好浪漫，仲可以同一個咁似自己女神嘅人一齊，如果呢刻唔係玩緊死亡遊戲，我真係想永遠都留喺度。」我心裡如是想，然後很自然的情深款款看著18號，但她並未察覺到我正凝視她。

「啱啱我幾驚，衝到返嚟見你唔到，我諗住死硬。」為了打破尷尬的沉默，我故意重提剛才驚險的一幕，但對她懷疑的想法隻字不提。

「因為我聽到遠處有聲，驚得滯匿埋咗喺個桶後面，諗住睇定啲再行動。」18號解釋。

「不過總算有驚無險，都好多謝你救返我嘅，真係唔該哂。」我笑著說。

「嗱，咁而家當扯平無數喇。」她俏皮的說，說完不忘吐一吐舌頭。

我對著她笑而不語，然後又是一輪沉默。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森林裡，還有兩小時多才到九時休戰期，現在我們只能躲在離安全屋不遠的樹上保護自己，同時都表明我們在海賊旗的打沉範圍之內。我們不能貿然行動，因為沒有手電筒，亦沒有火把照明，就算不被敵人打沉，亦難保不會遭野獸殺害，但想深一層，雖然有光很重要，但同時亦很危險，因為等於將自己位置曝露於敵人前。

「你話.....我哋生個火好唔好？我好怕黑，而且又有啲凍。」18號突然打破沉默，我亦看到她正磨擦自己身體發熱。

「但係.....不如坐埋啲，咁樣會暖啲。」我並無向她解釋不能生火的原因，因為我不想最後因為這樣而令她病倒。

她沒有坐近我，只是繼續以雙手磨擦自己的手腳和身體，我看著不忍心，便爬下樹，撿了一些枯葉樹枝，隨便生了個火讓她取暖，而我則警戒著四方，慎防敵人出現。

「Sorry，要你答應我呢個咁任性嘅要求，我都知咁樣做會令我哋身陷險境，所以我本身都係諗住隨口講吓.....點知你真係生咗個火，不過話時話，點解你會識嘅？你又無打火機同火柴。」原來18號一開始已經意識到生火的危險性，我低估了她，然而她的第二個問題，我一時之間也對不上口。

「原來你都知生火危險嘅.....唯有我睇水睇緊啲喇。至於生火，其實我都唔知，但一執好哂啲材料set好就好自然咁識做埋下一個step，我都唔知點解。」我對自己竟然懂得這種野外求生技能也嘖嘖稱奇。

「但其實我哋可以反利用呢堆火去引啲人嚟，與其我哋搵敵人，不如等敵人送上門。」她一言驚醒夢

中人，為什麼我沒有想到？

我在附近數個位置都分別生了火，而我們則躲在最近海賊旗的火堆附近，既然安全屋在這，即是必定會有人來，這樣很有可能可以藉機除掉數個對手。

「31號被打沉，31號被打沉，14號有一個打沉數。」廣播又再次揚起，在寧靜的夜晚格外嘈吵。

「又一個，但我仲未開齋。」我自言自語。

「我諗你好快會開齋，我聽到啲聲。」18號指著遠處安全屋後的火堆，我循著方向看過去，發覺草叢有東西正在郁動。我小心翼翼的行去海賊旗的木桶後，躲藏並留意著草叢，以免打草驚蛇。

草叢的騷動停止了，是發現了我嗎？還是又是動物？正當我狐疑之際，遠處另一個草叢又傳來「沙沙」的響聲，看來是轉移了方向，我立即聚精會神看著，然而就在此時，其他數個草叢也同時傳來動靜，他們已經將我包圍，如果真的是敵人，雙拳難敵四手，我一個人肯定應付不來。

我吞了一大口口水，手心也緊張得冒汗，雖然我在掌握生殺大權的海賊旗處，但我感到正待屠宰的反而是我，我在明他們在暗，空氣間充滿著殺氣，每一秒也很難過。

「衝呀！」突然有人發號司令，藏匿在草叢的人立即向我衝來，由於火光微弱，能見度低，加上他們正在跑動，我根本連一個號碼也看不到，我唯一能做的只有逃跑。

我撒腿就跑，拼了命的跑，跑到一個看不見海賊旗的地方躲避，這樣他們便不能打沉我，我亦可伺機反擊。

但，我遺下了一樣很重要的東西，我遺下了18號，她是不是也逃走了？或是躲藏得很好無被發現？不過到現在還未有被打沉的公告，我想她應該還是安全的。

不不不，我很難向樂觀的方向想，我決定要回去親自查看。

我偷偷的潛行到海賊旗附近，看到剛才的人正圍著火有講有笑，完全無人看守海賊旗，他們人數有十人，各自的號碼也清晰可見，但這會是陷阱嗎？離休戰期還有半小時，要等還是要賭一把？我心裡正衡量著不同選擇的利弊。突然有人從後挾持我，用手掩著我的嘴，用利器架著我的頸，我不敢哼聲，然後那人對我說：「靜靜跟我行。」

聲音很熟悉，原來是18號，她帶著我退到大石後，我才敢發聲：「嚇死我咩，你無事就好。」

「仲好講！你丟低我自己走咗去，好彩我醒目識執生。」她不滿道。

「Sorry呀，所以我咪返轉頭搵你囉，好彩你無事喳。」我向她道歉。

「我哋等到九點先去返安全屋喇，而家太危險。」她提議。

「等等，我有啲諗法，」她見我這樣說，有點好奇，而我也不打算吊她胃口：「我哋喺海賊旗附近埋伏，我覺得佢哋應該會臨九點先入去，當佢哋鬆懈背住我哋時，我哋就去打沉佢哋，打得幾多得幾多，之後九點休戰，第二朝我哋一早出去又等佢哋出嚟，再將佢哋一網打盡，無仇報 。」

「我覺得唔好，無謂喺呢個時間點增添敵人，而且萬一有差池點算？有咩都係聽朝再算，我哋等休戰期喇。」18號的說話不無道理，我亦無十足把握可以一網打盡，所以還是算了。

「嗞~」隨著高頻的聲音響起，代表今日的遊戲暫時完結。

「休戰期開始，今日辛苦哂大家，而家尚有生存人數八十七人，請好好休息，聽日繼續埋舟。」公告準時九點出現，我和18號也大安旨意的往安全屋走去，在門口已經聽到入面像開派對般熱鬧，我打開了門，「恭喜你仲生存！大家一齊玩返晚喇！」這句迎新說話聽到後有種對生命無奈的感覺，不過卻是事實。

真諷刺，剛才為生存互相殺戮，現在則如此高興玩樂，到明天一早又再互相殘殺，究竟心理如何調控？還是只是人及時行樂、苦中作樂的自我安慰？我不懂，但我享受這片刻的歡愉。

第二日•早

第二日•早

昨晚狂歡派對後，今早未到五時半我已經和18號在海賊旗處準備好打沉對手，但說真的，昨晚和他們玩樂後，我不知自己是否還能對他們下手，畢竟已不是陌生人了，而且大家也共用同樣名字，有種同姓三分親的感覺。

「呵~」我打了個呵欠，眼淚也逼了出來，我連忙揉一揉雙眼，強行把睡意搓走，但仍然很睏。

「好眼瞓呀你？仲有唔夠半個鐘就開戰，要打醒十二分精神。」18號向我訓話，不知是錯覺還是什麼，總覺得她經歷完第一日後，整個人也好戰了。

我提起精神，聚精會神看著安全屋的門，等待六時後第一個出來的犧牲品。

太陽緩緩升起，陽光慢慢降臨大地，氣温逐漸回升，同時我的心跳也越發加速，不知是期待十分鐘後的大屠殺，還是著急如何令他們獲救。

「嗞~」刺耳的咪高峰反饋聲把我混亂的思緒一下子打散，隨後WKY的聲音又再在荒島上迴盪：「夠鐘起身喇各位王家欣，琴晚係咪玩得盡興、瞓得滿足呢？但而家又係時候開戰，希望今晚休戰期你哋都仲可以有命繼續享受。仲有樣嘢要提一提，隨住人少咗，活動範圍都已經縮細咗，但不幸嘅係，有三個參賽者12號、23號同74號因為喺開戰後仲喺圈外，所以已經輸咗，而且今日都會繼續縮，記得留意返隻錶嘅提示，唔好死得咁無癮。」

「唔講真係唔記得縮圈呢樣嘢，好彩我哋琴晚無事。」我立即查看手錶，確認一下位置是否安全。

「留心啲，而家隨時都有人會出嚟，一陣我又打沉得多過你㗎喇，嘻嘻。」18號回復了少女模式，剛才的好戰感覺完全消失，難道是我的錯覺？

「嘎吱~」安全屋的門終於打開了，裡面的人魚貫出來，看得出還未睡醒，完全沒有警戒心。

「機會嚟喇11號，左面六個你嘅，右面三個我嘅，咁就大家都六個打沉數，無話邊個多啲邊個少啲。」18號說。

很快地，18號把6號、48號和57號也打沉了，完全沒有第一次時的害怕感覺，而其餘的六個人看見同伴被打沉，立即驚醒了，有的想奔去草叢，有的想跑回安全屋。

「喂，你做咩仲唔開口呀？佢哋走哂喇！」18號著急的質問我。

此刻的我內心正天人交戰，我根本不能把和我無怨無仇而且又認識的人殺死，但同時內心有一把聲告訴我：「一係人死，一係你死，點都係人死好過你死。」

「啊！煩死，打沉1號，打沉20號，打沉95號，打沉15號，打沉79號，打沉39號。」18號一口氣再打沉多六個人。

不消一分鐘，眼前已經血流成河，18號的打沉數也一躍成為最高打沉數的人，總共十二個。

「喂，你做咩呀？做咩唔開口講打沉？你淆底呀？」18號怒氣沖沖，對我的猶疑絲毫沒有同感。

「唔係，只係我開唔到口.....」我試圖以最簡單的答案回應。

「一開始遇到你以為你會係好partner，有勇有謀咁，但原來到關鍵時刻你竟然咁婆媽，咁婦人之仁，紙上談兵就叻，行動起上嚟就廢，我諗我唔可以同你再繼續組隊，見曾經同你係partner，今次放過你，下次再見我就會打沉你無情講，廢物！」

18號的身影被樹林的濃霧湮沒，而我只懂無力的跌坐在地耍廢，「廢物」兩字深深的刻在我腦內，或許她說的話是正確的，我是一個只會空談的廢物，被自己的仁慈所左右的理想派，回想昨天一整天的行動，最終沒有一個能成功為我自己增加打沉數，這樣下去定必會落敗，我要振作還是繼續頹廢？

這個明眼人也知答案的問題，我竟然要陷入沉思，連安全屋裡的第十人出來我也未有察覺。

「打沉.....」我身後突然傳來陌生的聲音，看來他要打沉的人是我，在生死邊緣、千鈞一髮的時候，我有了答案：「我要振作，我一定要生存！」

我把手稍為向後摸著木桶，人往後挨倒在地上看著後方同時說：「打沉64號。」

64號的聲音永遠定在「十」這個音上，因為之後已經被爆炸聲取代，幸好昨晚有特地去記其他人的號碼，否則爆炸的一定是我。

短短不到一小時，遊戲又少了十個玩家，看來活動範圍會縮小不少，我拿出地圖查看，推斷出安全位置後便動身前往，臨行前還在安全屋拿了不少補給，足夠支撐一整天的活動量。

途中不難看見其他人的活動痕跡，只是不知它們的擁有者是否還生存。另外在途中廣播不斷，其他的參賽者也正在活躍，第二天朝早的打沉數增加得很快，可能大家也習慣了遊戲規則和模式，粗略估計再有十人被打沉了，分別是50號被42號打沉；46號被71號打沉；82號被99號打沉；33號、89號被8號打沉；29號被80號打沉；97號被4號打沉；35號、41號被40號打沉；76號被100號打沉。

「而家參賽者得返六十四人，所以活動範圍會縮小，記住確保自己喺活動範圍入面，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有精彩表現，而家暫時由有十二個打沉數的18號領先，大家要快啲急起直追喇。」

聽過廣播後，最少可以確定的是18號還安全，但我絕對要在此遊戲中勝出，因此早晚也要和18號正面對決，除非我能在餘下的六十四個參賽者當中打沉大多數的人然後埋舟，這便可以不需要面對她，坦白說，我沒信心能硬起心腸打沉她。

時間越來越接近十二時，太陽也差不多爬到了頭頂，長途跋涉的旅程加上大大的太陽，我汗流浹背，水也喝了不少，不幸的是附近完全沒有避陰處，我只有乾蒸的份。

在這大平原上，我不知何時開始無意間沿著腳印走，走著走著，猛然驚醒，為什麼會有腳印？是海市蜃樓嗎？為什麼我要跟著它走？就在我停下腳步思考推理之際，在不遠處的亂石後，我看見地上有一雙腿，上身被亂石遮蔽，是陷阱？是中暑？還是被打沉後的殘肢？

好奇心驅使我上前查個究竟。

第二日•午

第二日•午

繞過亂石，地上躺著一個面無血色、唇如紙白的男人，他倒臥在血泊中，身上有很大的傷痕，應該是被野獸襲擊所致，他帶著微弱的呼吸，失血過多，生命正面臨倒數階段。

他的情況要救活的話，輸血是唯一辦法，但目前情況絕對不允許，而且我也不是醫生，我能做的只有陪他走完最後一程，再替他好好安葬。

84號是他的號碼，他正是剛開始時我遇到的捉兔男，他在這裡遇害，估計是沒有到安全屋而是選擇在這過夜所致，而他身上和附近也不見有任何物資和裝備，恐怕他是什麼也找不到，只靠荒島求生的技能而活著，但他的人生在此地此刻也要正式落幕了。

我挖了一個墓地準備安葬他，但，他身上真的沒有任何東西能對我有幫助嗎？我全身上下打量著他，終於在他身上拿走了一樣東西，為了騰空雙手我把它套上，很可能這會賜我第二生命。安葬好他後，我繼續踏上我的旅途，向安全位置移動。

不知過了多久，我也沒有特地去記時間，森林終於出現在我眼前，同時亦是危機四伏的開始，畢竟是陌生的環境，還不知海賊旗位置和有沒有人埋伏，不過我還是硬著頭皮衝入去，畢竟只在外面觀察是什麼也做不到。

甫踏進這森林，我立即感覺到有人正監視著我，但我找不到這人的身影，這亦令我加倍警戒著附近四周，稍有一點風吹草動，我的神經也極為敏感，然而我卻始終看不到其他人影。

在這森林裡晃了一會，終於找到安全屋，而海賊旗也是配置在安全屋附近，看來主辦方是特地這樣設計，從而讓早起的鳥兒能夠提升打沉數，同時令參賽者沒有好覺睡，變相造成睡眠質素差、睡眠剝削，使參賽者變得更暴戾，讓這遊戲更精彩。

我圍繞著安全屋走一圈，掌握好地形和逃生路線，為不知何時出現的撕殺做足萬全準備。

「如果想安全咁打沉人，整定個陷阱畀人踩，拖慢啲速度，咁我就可以輕鬆應付一班人。」我腦入面立即構思了一個陷阱，並立即動手去做。

這陷阱首先要挖個大洞，然後再在上面鋪上樹枝落葉，很原始但很好用。徒手挖洞絕不容易，所以我決定先由容易的準備做起──執拾落葉和樹枝。

再次往森林走去，我依然打醒十二分精神，以免被他人偷襲。樹枝和落葉在森林絕不罕見，不消一刻鐘便收集足夠，於是便返回海賊旗處。當我走到樹下，我的右腳踢到了一顆小石，基乎在同一秒，我的腳被樹籐套上，以時速七十公里被拉上離地十餘米的樹上倒吊著，我懷中的樹枝落葉紛紛散落一地，該死的，有其他人比我更早想到設置陷阱這招。

海賊旗就在眼前，如果現在有任何人看見我並打沉我，我是必死無疑，但不幸中之大幸是設置陷阱的人還未出現，我還有機會可以逃生。

我彎起腰用雙手捉實樹籐，說實在的，我試了好幾次才能成功，電影的主角如此輕鬆真的是因為在拍

電影。捉實樹籐後，我靠雙臂的力量慢慢溯源而上，爬上樹上坐好，如果有任何人說這很簡單，我絕對要他表演一次始我看。只靠雙臂承受自身體重爬上去，有好幾次因為太累太痛捉不穩而滑下，弄得雙手的皮也破了，幸好陷阱設計者最終也沒有出現，我才得以脫險。

「睇嚟有set陷阱呢個諗法嘅人唔只我一個，睇嚟我都要快手啲先得，唔係遲啲有人嚟我未搞掂就危險。」我小心翼翼的爬下樹，然而情況並沒有我想的樂觀，當我用右腳踏樹枝時，疼痛感有如被千百把劍刺中一樣，我滑了腳差點直墮地面，幸好我雙手抱實樹幹才免於跌成殘廢。

好不容易到達地面，我的右腳紅腫有如一顆雞蛋，應該是剛才被極速拉上去時弄傷了，這情況一時三刻也好不了，拖著受傷的軀體應付高強度的埋舟遊戲，如不多動點腦，肯定很快便被打沉，事到如今，設陷阱的計劃要稍稍改變，挖大洞目前是不能的了，但小坑還是可以。

我先在離海賊旗稍遠處挖了一個小坑，然後把樹枝和落葉亂放在內，造成有人中陷阱的錯覺，然後再圍著海賊旗直徑六米範圍內都鋪上樹枝和落葉，偽裝成是陷阱，再在海賊旗旁邊挖個小洞，足夠我躺進內，在我身上鋪上落葉，這樣別人驟眼看會以為我也是陷阱之一，我便能暗中查看誰人走近，好讓我能夠打沉他而不動聲色。

這樣的配置花了我將近兩小時，慶幸中途未有其他參賽者出現，但廣播不時傳來其他人被打沉的公告：「80號被4號打沉、93號被7號打沉、99號被100號打沉、55號被19號打沉。」

一百人的大型遊戲，現在差不多有一半人被打沉了，只餘下五十九個參賽者，但還未聽到有人埋舟，難道大家都忘記了這選項嗎？

漫長的等待隨著遠處傳來的腳步聲和交談聲正式結束，我也可以開始狩獵。

一如我所料，這兩人看到我設的陷阱後頓時嚇了一驚，探頭查看遠處小坑內的情況，然後看見圍著海賊旗的陷阱後，陷入兩難狀態，露出猶疑不決的神情，而我也不敢怠慢，慢慢伸手觸摸著木桶，然後大叫：「打沉21號、打沉92號。」

話音剛落，21號和92號身上的炸彈立即被引爆，參賽者人數因為我減至五十七人，他們兩個應該做鬼也不知道為什麼沒人在也會被打沉，但這亦證明我的策略是成功的。

第二日•晚

第二日•晚

守株待兔雖然安全，但效率太低，我有幾次差點睡著，而隨著天色逐漸變暗，我的隱身也越見隱密，基本上我整晚待在這不進安全屋也沒有人發覺。

遠處草叢又再傳來狀況，我整個人頓時清醒了，對週遭事物的敏感度提升了不止二百個巴仙，準備好再次開屠殺模式大開殺戒。

好，準備，只要他一奔出來，走到可視範圍看到編號便立即打沉。

「咻」，一個黑影快速閃過，由草叢躲到樹後匿藏，由於太快太突然，以致我雙眼一時之間未能捕捉得到牠。

「咻」，黑影再次由樹後出現，依牠的移動方向，應該是想躲在另一棵樹後，然而中途不慎跌入我事先挖好的假陷阱坑內，我只聽到一小聲悲鳴，然後便再沒動靜，不過牠的移速很驚人，我始終看不清牠，只知道牠是一個身型比較細小的生物，大約有成年人腰的高度，而我之所以稱牠為生物，皆因我看不清牠是什麼，而且走動方式也很不自然，所以我不能定義牠是什麼。

我靜待了十分鐘，牠依然無動靜，是故意引我去的陷阱嗎？但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已有害死貓的打算。我小心環顧四周，評估局勢，確定安全後，我便從坑內爬出來，輕步走往陷阱坑探頭查看。

「嘩！」眼前的生物令我吃了一驚，全身黑黑的，毛髮很長，覆蓋整個背部，但都是從頭部生長，而非身體；手腳的爪也很長很尖，細心觀看有點像人類的指甲；臉部則是完全不懂得形容，客氣的說就是奇特，整個顎骨有點突出像狼般，整個頭型也很奇怪，以致眼耳鼻的分佈也令人感到不安。

「咩生物嚟？點解可以咁核突？從來未見過，睇嚟我發現咗新物種，如果唔係而家呢個搏緊命，真係可以帶返去做標本，我一定發達。唔知佢係咪死咗呢？」我嘗試伸手到牠的鼻前試一下還有沒有呼吸，就在此時牠雙眼張開，對我怒目而視並張開口想咬我的手指，幸好我反應快才沒有被牠極度尖銳的牙咬到，否則我便變成九指人了。

牠起身一躍離開陷阱坑，和我隔坑對峙，牠像狼一般四肢著地形成戰鬥狀態、發出低沉中帶點憤怒的嗚嗚聲警告著我，我不敢造次，慢慢退後，同時終於看清「牠」──我意思是「他」的真面目，雖然各方面也像狼，但他不折不扣是一個人，但還是一個小男孩，本來我還以為主辦單位連小孩也捉來那麼無良，但仔細看他身上並沒有穿著號碼服，即是說明他不是參賽者，而是一直居住在這荒島的人。當我想上前和他對話時，他轉身便往森林深處逃去，快得我完全追不上。

「啊~」我伸了一個懶腰，下意識看一下手錶，時間還早，到九時尚有一個多小時。

「安全起見，都係匿返去個窿度直到九點休戰期，順便可以喺度執雞暗殺。」語畢我轉身，才發覺木桶旁不知何時開始多了一個人，她右手放在木桶上，左手指著我大聲說：「打沉84號！」

「Bomb！」這不是爆炸聲，而是我大大聲叫的擬聲詞，想不到我的護身符這麼快便派上用場。她眼見我沒有被炸飛，整個人顯得很焦急，不斷重複說：「打沉84號、打沉84號.....」但無論她怎叫，我也原好無缺的向她步步逼近，我知道她心裡一定很慌張和不解，還慢慢流出淚來。

我走到她面前，用右手幫她拭乾眼淚，然後在她耳邊說：「你嗌喇，你嗌破口嚨我都唔會爆炸，因為我根本唔係84號。」她聽到後顯得很驚訝，雙腿發軟跌倒在地，而我也很貼心的跪在地上繼續對她說：「13號，你而家有兩條路揀，一係畀我打沉，一係自己埋舟。」

「但我.....我一個人都無打沉過，到最後我都係要死.....」她嗚咽著。

「唔知嘅，可能到時唔駛死呢，留得青山在，哪怕無柴燒，活多一陣得一陣，總好過而家咁就炸死咗。」我堅定地說。

她猶疑了，我看得出，但既然臨門只差一腳，我決定推她一把：「你唔想有命返屋企咩？你嘅屋企人同愛人呢？你啲朋友呢？唔想再見返佢地咩？我要打沉你嘅話你一早爆炸咗，但我心入面係想你生存，所以先同你講，畀機會你，我而家數三聲，你唔係三聲之內埋舟，咁就唔好怪我打沉你喇。一！」

「埋舟！」13號二話不說便選好了，我也對她會心微笑，她要在這留到九時休戰期開始才會有工作人員接她走。

「13號埋舟，13號埋舟。」機械聲在13號埋舟後隨即響起。

「可唔可以問你一個問題？」13號開口，但我還未答她，她便接著說：「點解你唔係84號但會著住84號嘅衫？爆炸嘅人件衫都會碎哂，唔會咁完整，你係點得返嚟？」

「山人自有妙計，呢個係秘密。」我故作神秘，然後往安全屋走去，嘗試找出可以藏身的位置，畢竟我不能當她面鑽進我的專用坑，順道為翌日逃走作準備，找最好路線。

「嗞~」代表今日遊戲完結的聲音又出現了，可能人數真的是減少了很多，接下來直到休戰期我也沒有遇到其他人。

「終於又捱過一日，休戰期又開始喇，而家仲生存嘅參賽者有五十七人，當中有一人已經埋咗舟，所以個圈係會繼續縮，仲喺圈外嘅參賽者要快啲返入圈內喇！」

我安然的進入安全屋，目送13號王家欣由工作人員帶走，她在走時還特意給我做了加油的動作和口形，不知她是否真的會被送去休息室，但這也不是我能控制的範圍，快點飽吃一頓再睡滿足才最重要。

第三日•早

第三日•早

「喂，起身喇11號，我哋今次大鑊喇.....」喚醒我的是一把熟悉的聲音。

「做咩事呀18號？點解你會喺度嘅？」我擦著惺忪的眼睛，發覺天色還是很暗。

「你講咩呀？我唔喺度會喺邊度？哎呀，而家唔係講呢啲嘅時候，我啱啱聽到啲聲，之後偷偷望咗一吓出面，發覺有二、三十條友圍住我哋間屋，準備打沉我哋，而家點算好？」18號驚惶失措地說。

「咩話？」我聽到她的說話後就像聽到槍聲的小鳥般飛起來，迅速走去窗邊查看實際情況，發覺她所言非虛，敵人把我們團團圍住，三百六十度無死角，除非懂得飛天或遁地，否則只有死路一條，面對這困窘該如何是好？老實說我也想不到。

「點算呀？」18號越來越慌張，我看了手錶，時間顯示是四點半，還有一個半小時才開戰，要突破這三十人的人鏈應該還有充足的時間。我向18號說出了我的計劃，補充了物資後便正式出發。

我握住門把開門，但卡得死死的，完全開不了，我轉身和18號說：「門畀人鎖住咗開唔到.....」18號聽後立即嚎啕大哭，我只好選擇Plan B。

我打開了背對海賊旗的窗子，拖著18號的手一起跳出去，雖然能夠離開安全屋，但人們立刻湧上來把我們圍著，擠著我們到海賊旗前，等待開戰時立即打沉我們。

「對唔住，我保護唔到你。」我對著已哭到快暈的18號說，她聽不聽得到我根本不在意了，我們的生命正在倒數。

「五、四、三、二、一，行刑！」隨著大夥的倒數聲，我們的生命也迎來結局。

「嗞」的聲音和「行刑」兩字同步發出，站在木桶旁按著的首領翻開裹著頭的頭巾，露出熟悉的樣子，我看到後很驚訝，驚以置信的問：「點解會係你，發生咩事.....」

然而我還未說完，她已經說完了整句說話：「打沉11號。」

「18號？」我整個人彈起了，全身也被汗弄得濕透，床鋪也無一幸免。我環視四周，空無一人；我摸了摸我的臉和身，完好無缺。

「好彩，原來啱啱只係一場夢，但係估唔到要殺我嘅人竟然係18號，唔會係有咩玄機啩？」我自言自語，同時廣播亦已經響起。

「開戰喇王家欣們，琴晚雖然無人因為縮圈而輸，但開戰到而家未夠一分鐘，已經有七個人被人打沉咗，分別係7號、10號、52號同78號被18號打沉，14號、36號同98號被100號打沉，而家18號嘅打沉數遙遙領先，有十六個，而100號有五個緊隨其後，雖然話緊隨其後，但都差十一個，真係要急起直追喇。而家仲比賽緊嘅得返四十九個人，已經少過一半，所以個圈會持續縮細，要留意返喇，大家繼續enjoy the game啦！」

「睇嚟18號佢已經掌握到個玩法，佢嘅打沉數不斷上升，再係咁我就追唔上。雖然呢度係縮圈嘅中心，係最安全，但打沉數唔夠都係死路一條，睇嚟我要將呢度變做基地，每晚返嚟休息，朝早出去狩獵，咁先有機會贏。」我在安全屋周圍作了一個記號，如果有人經過附近，我回來時便會知道，可以優先作出對策，掌握主動權。

準備作業完成後，我也要再次踏上征途，根據地圖，在安全屋西面有一個湖，應該會有不少人聚集。

我拖著傷了的右腳踝，一拐一拐的往湖走去，然而，被監視的感覺又再次在穿過森林時出現，但我依然找不出監視者。

提心吊膽的穿過森林後，如鏡面的內陸湖出現在我眼前，我環視四周，看不到有人，但有人逗留過的痕跡倒是不少，這附近我找不到有海賊旗，看來很安全。

正當我環繞著湖走了三分一圈之際，有一陣香噴噴的燒烤味傳到我鼻子，我沿著香味溯源而上，終於在五十米外看到了人影，我躲起來觀察了數分鐘，他是62號，沒有同伴，只有自己一個，而他正吃著烤魚。對於已經連續兩天只吃乾糧的我而言，這種有溫度有香味的食物真的不是一般的吸引，但他會分給我吃嗎？我的口水猛流，我的胃告訴我怎樣也要吃到，哪怕只得一口，而我的腦也不受控制，私自命令我的雙腳往62號所在地走去。

「可唔可以分啲畀我食？」我突如其來的一句話，嚇得62號退避三舍，往湖走去，我也立即跟上打算和他解釋，然而他並沒有和我對話的打算，只死命的往湖邊跑去，還跳入湖內游走，我拖著傷了的右腳無可能跑得比他快，但說到游泳則不知鹿死誰手，雖然我去到湖邊時他已經游了十多米遠，但這距離我還是能追得上。

我「噗通」一聲的跳下水，死命向他的方向游去，一口氣把距離縮到十米內，在繞過一塊大石後，我終於知道他拼命游的原因──插著海賊旗的木桶在湖中漂浮著，原來他想打沉我。

「佢同個桶目測仲有半個池左右距離，而我同佢距離就大約五個身位，我應該可以快過佢去到個桶度。」我深呼吸一口，吸了一大口的氣後，便向木桶全速前進。

由於沒有潛水鏡，在水底的能見度不高，而我亦沒有升上來透氣，所以方向沒有抓好，到我一口氣差不多盡時，升上來再吸氣才發覺我和木桶的距離並沒有縮短很多，相反62號則越來越近。

我急了，就算我把吃奶的力也用上，我也不能比他更早摸到木桶打沉他，除非奇蹟出現，或是神跡顯現，但在凡是講求科學驗證的時代，這些完全不符合科學的事物都是無可能發生的，最少我是這樣認為，所以我是個無神論者，因此要解決現在的困局，我只有靠自己的腦想辦法。

誠然，在我腦內的方法多不勝數，但都欠一個關鍵要素──奇蹟或神跡，但事到如今，凡事也要放手一搏。首先我把84號的衣服脫去，減低衣服因吸水帶來的重量和阻力，然後向著木桶方向全力游去，雖然距離正一步一步拉近，但62號差丁點便觸摸到木桶，然而就在此時，神奇的事發生了，一陣大風吹過，刮起了一個個波浪，把木桶推遠離了62號，更靠近了我，不過這也不足夠，因為62號還是有距離上的優勢，而這等幸運的事不會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現，我還是要靠自己的腦袋。

在波濤洶湧的湖內，我倆拼命的游了十數分鐘，也差不多精疲力盡，可是求生的意志令我們腎上腺素爆升，暫時忘記了肉體的疲累，只一心想打沉對方，現在正是男人間持久力的對戰。

「打沉11號！」率先觸摸到木桶的是62號，而他也在觸摸到的同時大喊出來。

然而整個湖也很平靜，未見有爆炸發生，是水把炸彈弄濕所以失靈了嗎？還是因為爆炸太小所以未有察覺？但湖水未見染紅，即是還未有血，即是還未爆炸，62號雖然不解，但他仍然警戒著四周，不停掃視尋找11號，即是我的屍體。

「打沉62號！」62號聽到我的聲音後才看到我從水內彈出來，而下一秒便是「嘭」的爆炸聲，62號在我面前被炸得粉身碎骨，整個湖面也紅了一大片。

「條友仔都幾堅，喺游緊水咁大浪情況之下都仲睇到我個number，好彩我識善用隻game嘅規則，唔係我實死無生，好地地想食條魚都要搞成咁，真係辛苦。」我邊說邊慢游回岸，雖然想拿回84號的衣服，但已經不知漂到去哪裡了，還是算吧，先醫肚最實際。

第三日•午

第三日•午

魚烤得剛剛好，運動完後吃東西特別美味，62號的遺產剛好可以令我大快朵頤，平日的我絕少吃海鮮，但在如今情況之下已經管不到那麼多了。

飽吃一頓之後，又要再次踏上我的征途，我繼續環湖繞餘下的三分二圈，但始終再找不到生活痕跡，看來附近都沒有人，於是我從地圖再找一個看似有人的地方走去，它在湖的北面，地圖顯示是一個洞穴。

從湖出發，大約半小時路程便抵達洞口，沿途並沒有什麼可疑的人，反而可怕的事倒不少，整條路有很多肉碎血跡，每走幾步便看到一塊，顯然是被打沉引爆所致，但最奇怪的是我在路上並沒有看見任何木桶和海賊旗，那麼他們是如何被打沉？

雖然滿腹疑問，但我也解答不了，所以乾脆把問題丟在一旁，緣份來到，自然會解答到，現在更重要的是往洞內探索。

隨著越往洞的深處走，洞口的光漸漸減弱，直至被黑暗所吞噬，洞內漆黑一片，沒有電筒的我就如盲頭烏蠅般方向感盡失，只能摸著牆壁前進，坦白說，能不能找到回頭路我也很擔心。

黑暗令我眼睛功能喪失，現在能依靠的只有嗅覺、聽覺和觸覺，不幸的是人絕大多數時間都是藉雙眼收集資訊，當眼睛起不到作用時，人的判斷力和對危機的感應能力會大幅度下降，換句話說，我現在的處境其實很糟，陌生環境又沒有足夠資訊，被生擒再打沉是很有可能發生的事。

在黑暗中漫步約十分鐘，或者可能是二十分鐘，總之一段時間後，光再次出現在我眼前，但並不是陽光，而是電筒的光，我被人包圍了。

「唔好郁，你咁大膽闖入嚟，係咪想打沉我哋？」問話的是一個拿著電筒的女人，一頭短髮，感覺硬朗。

「大姐，我哋點處理佢好？」綁著短馬尾的另一女子問，連一瞬間的答辯時間也不給我。

「好似之前嗰啲咁，帶返去畀大姐大定奪。」短髮硬朗女說，然後我便被這五人組押送到洞內去。

每當我想開口解釋，她們便會喝令我不要說話，甚至用電筒打我，以致全程我都未能說話，直至見到她們的「大姐大」。

「又見面喇，11號。」是18號的聲音！

「太好喇18號，估唔到可以見返你，好耐無見，我仲擔心你有危險。」我由跪變成企，再向18號行去。

「大膽！快啲跪低！」另一個短髮女兇狠的咆哮，並一腳踢我的膝蓋後關節，令我再次跪下。

「11號，今時唔同往日，唔好再諗住好似之前咁同我講嘢，我哋身份已經差好遠，你條命喺我手，

我要你生就生，死就死，所以最好你聽聽話話。」18號的氣場很大，果然今非昔比，我也有點壓力。

「講，做咩嚟呢度，有咩陰謀？」硬朗女再次發話，在燈光的幫助下，終於看到她的號碼──100號，是目前排在打沉榜第二名的人。

「其實我只係行過路經，見到前面血肉橫飛，有啲噁心，所以諗住抖抖，咁啱見到有個洞，咁就諗住行入啲抖安全啲咁解。」我把事實作了編輯，說了一個綠色版。

「可惜你行得太入，去到我哋警戒範圍，見到我哋嘅人目前為止無一倖免，出面嘅血肉橫飛就係你嘅下場！」短髮女40號說。

另外三位女士──27號、67號和73號──都起鬨要打沉我，面對這班兇狠的女人，我選擇沉默，因為面對喪失理性的人，說什麼也是白費氣力。

「好，我決定咗喇，」18號一開口，她們便立即靜下，屏息以待18號的「裁決」：「我決定好似之前咁，留畀你哋打獵，睇吓邊個打沉到佢。不過我要提提你哋，佢同之前嗰啲獵物唔同，唔小心啲，好易畀佢反咬一吓，分分鐘會死。」

「打獵？」我有不祥預感：「但呢度有海賊旗咩？」

「今次我會開放東面懸崖地區，你哋準備吓，狩獵會喺三點開始，仲有半個鐘頭畀你哋準備，一陣狩獵台見。」18號說完，其他五人便離開，只剩下我和18號。

「點解你會變到咁？」我開口問。

「有咩問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喺呢度，只有做強者先可以生存。」18號冷冷的回應。

「但我唔想打沉你。」我深情的說。

「哈哈！講到好似你可以打沉到我咁，你而家係階下囚喳，憑咩？好好享受埋最後呢三十分鐘嘅生命喇。」說完18號便離去，只餘下我一人在大廳等待。

「睇嚟人生最後呢三十分鐘都好難享受到。」18號離開後不久，我除了要思考對策外，還要面對這猛獸。

「我終於明點解佢哋走哂唔帶人生路不熟嘅我去所謂嘅東面懸崖地區，原來係邀請咗呢隻灰狼嚟帶路。」我和牠對峙，牠向我步步進逼，把我逼向其中一個出口，看來這是通向東面懸崖地區的出路。

我穿過狹窄的洞穴，灰狼並沒有跟上，我摸索著前進，直到感受到有風，我便知洞口離我不遠，我看看錶，時間是兩點五十分，還有十分鐘才開始，如果我趁此時溜掉，便能保命。

我小心翼翼的沿著崖邊行，盡量貼著峭壁，以免失足墮崖，但同時我也好奇她們所說的狩獵台是什麼，所以我也不時查看四周，嘗試找出她們所在，但還是遍尋不獲。

花了十分鐘，終於到達地面，而同時打獵亦開始，那五個女獵人也現身了，我躲在樹下靜觀其變，看到她們手拿像望遠鏡的工具來四處探索，這令我有點在意，為什麼會有望遠鏡？WKY說的補給品裡

是沒有望遠鏡這工具的。

「如果佢哋有望遠鏡，咁真係可以打沉人於千里之外，難怪啱啱條路咁多肉塊但又唔見有海賊旗，原來係咁嘅，咁搞法，我處境都好危險，要諗諗計。」我環顧四周，除了樹，還是樹，沒有海賊旗不能反擊，只有借障礙物保護逃生，又或者折返偷襲，但一對六，勝算很低，還是逃走好了。

逃走其實也很需要技巧，五個獵人搜捕一隻獵物，看走眼的機會很低，我只可以走一條出奇不意的路。我慢慢走到她們視覺的盲點，即她們腳下，然後沿著崖邊移動，向西面走去，離開東面懸崖地區，這樣她們便不會找到我。

然而，少年我真是太年輕了。這個東面懸崖地區實際上是這座山圍繞著的盆地，我只要沿著崖邊走，最終也只是繞了一圈，簡單來說即是我是羅馬競技場的一隻待宰的公牛，等待被鬥牛士慢慢虐殺。

認清事實後，我可以選的只得一條路：回洞內找到狩獵台並把鬥牛士們打沉。

我再次沿崖邊行上去洞內，走過窄窄的通道，再次回到洞穴大廳，回憶她們離開的路線跟著行，去到一處像睡房的地方，應該是她們的休息室，再往前探索，發現地上有電筒殘骸，我大概知她們的望遠鏡是如何出現，真想不到全島十枝電筒也全被她們找到。不過人棄我取，或者可以利用這些殘骸做點什麼小道具幫助我，好讓我能以一敵六。

「呢個11號真係幾有料到，我哋咁多個人搵佢個幾兩個鐘都搵佢唔到。」我記得這是40號的聲音，她們放棄狩獵正回來房間。

「呻，淨係識得匿埋，不過佢喺懸崖地區都只係死路一條，走唔出我哋手指罅，我哋食完嘢再玩過。」100號的聲音越來越近，我連忙躲起來。

「我都話咗佢唔易對付㗎喇，今次肯定可以畀你哋過足癮。」這次是18號。

「多謝大姐大！」五人同時說。

「機會嚟喇，飛雲！」我心裡暗爽，只要靜待她們遠去，我走上狩獵台，在海賊旗旁等待她們上來便可以逐一打沉，而我特地為她們準備的小道具也正好能派上用場。

第三日•晚

第三日•晚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我的肚也向我投訴要餵食了，但我身上並沒有任何食物，更不能離開狩獵台去找食物，只有等待我解決敵人後才能盡情吃喝。

「咕.....」我的肚發瘋似的大叫，而我也只好對著肚說：「你乖啦，忍多陣，好快有得食，你係咁嘈，一陣畀人聽到就食炸彈。」自言自語雖然很傻，但肚子聽完我一番話後，果然收歛了。

「噠噠噠.....」腳步聲由遠至近，由輕至重傳來，獵物反咬獵人的機會終於到，首先會中我在出口處設的陷阱，我的小道具會幫我弄暈她們，然後她們就能在睡夢中被我打沉，完全沒有掙扎，很安靜的離去。

模糊的人影出現在狩獵台入口，由只看到頭、到半身、再到整個人，只差一步，她便會中我的陷阱。

她邁出了右腳，跨過了陷阱。

「咩話？竟然避開咗？」我心裡大吃一驚，連忙藏好，準備看到號碼後展開攻擊。

「出嚟啦11號。」熟悉的聲音，難怪能躲過我的陷阱，原來是18號。

我繼續保持沉默，雖然我可以立即打沉她，但我捨不得，因為我心裡還是希望她是我的伙伴。

「同你做咗partner一日，你估我唔知你有咩能耐同埋有咩板斧咩？而家得我同你，其餘五個我令到佢哋瞓緊，所以唔駛驚係咩陷阱，我係嚟同你傾合作。」18號釋出善意，但不知是真還是假，所以我依然保持沉默，暗裡再觀察。

可能18號察覺到我依然在觀察，於是再開口道：「你憑聲都聽得出我上咗嚟之後都無行過，依然喺門口，無行近過海賊旗，如果我真係要陰你，點會唔行近嚟打沉你？而家我在明你在暗，你隨時可以打沉我，但你無咁做，係點解？因為你根本落唔到手，咁不如我哋繼續合作，一齊贏喇，我已經有哂全盤計劃。」

無錯，我對她的確下不了手，但我都清楚知道我不能再和她做partner，於是，我開了口：「我拒絕。」大概她沒有想過我會這樣回答她，所以這次到她沉默了。

「你嘅好意我心領喇，但係我都係保持初衷，靠自己一個去贏，我數三聲，你再唔走我就打沉你，一！」我每說一個字也是違背良心，但不得不這樣說。

「你真係決定咁做？」

「二！」

「好，咁我明白喇，我會放你走，當係最後嘅禮物。」

「三！」

「噠噠噠.....」腳步聲由重至輕，由近至遠漸漸消失，我探頭查看，發覺已經空無一人，雖然我很想滅她們團，但飢腸轆轆，肚子已不能再忍，所以還是決定先行離開，盡早回我的安全屋據點，補充好再來，反正她們還是會留守在這洞內，所以不必急在一時，只是小道具未有用武之地比較可惜。

沿著來路走，靠著小道具的燈光，終於走出了山洞，而時間剛好是八時，距離休戰期還有一小時，而在來路上沒有任何海賊旗，除了湖中那個，但它隨波逐流，沒有固定位置，不會有人故意埋伏，十分安全。而按照我的步速，回到安全屋據點大概花一個多小時，所以全程都沒有危機。

不過，危機總是四伏的。

在湖邊，我再次遇到那一個狼男孩，他正在喝水。基於上次的經驗，這次我決定繞遠點避開他，我故意放輕腳步，呼吸放緩，肯定沒有發出半點聲響，可惜還是被他察覺。他對著我發出低沉的嘶叫聲，擺起警戒姿勢，準備隨時向我飛撲，而我的應對方法是乖乖的定格不動，勉強擠出笑容，向他報以微笑。

就這樣，我們又再次對峙了數分鐘，直到他覺得我完全無威脅才繼續喝水，而我則立即開溜。

離開湖後，我加快腳步走回安全屋，因為我感覺到有人在跟縱我。在一個轉彎處，我關上電筒，躲在樹後，準備和這跟縱者見一見面。

「仲唔畀我捉到你！」我喝叱道，但他的反應很敏捷，巧妙地躲開我的擒抱，原來是剛才的狼小孩。

「原來係你，你做咩跟住我？」我質問。

「.....」他沒有回應，但看得出不帶惡意。

「你唔識講嘢？」我再追問。

「.....」他仍然選擇封口，不過慢慢向我走近，走到我腳邊，依偎並舔著我的腳，很明顯這是示好的舉動，我也伸手撫摸他的頭，並著他站起來，但他依然選擇四腳爬行。

想不到竟然會多了一個狼男孩做同伴，沿途感覺也安心多了，一直到安全屋前，我們也很安全，然而真正的危機就是發生在安全屋前。

「記號畀人破壞咗，有人嚟過，不過好彩已經過咗九點，所以有時間諗對策做準備。入去睇吓咩環境先。」我對狼男孩說，但我百分百肯定他聽不明白。

甫開門，入面空無一人，只有補給物資，我摸不著頭腦，但仔細檢查後，整間安全屋並無異樣，或者那些人早已經走了。

我整理了全日的資訊，42號被32號打沉、25號被8號打沉、87號被91號打沉、65號被59號打沉、58號被4號打沉及3號被19號打沉，還有四十二名參賽者。

不過世事的發展往往是出人意表。正當我放鬆警戒，專心醫肚之際，安全屋四周出現了動靜，我知道我已經被包圍了，不過該慶幸的是現在是休戰期，他們不能打沉我，所以我還有時間想對策。

但，這些都是我的先入為主想法，因為包圍我的並不是參賽者，而是狼群，而我也已經被挾持了，就是被我的新伙伴狼男孩挾持，果然還是獨來獨往最好。

安全屋瞬間被狼群攻破，雖然狼男孩不懂得用繩把我綁起來，但他的尖牙利爪架在我脖子上，我已經不敢亂動，只能坐以待斃。

狼群對滿桌的食物並不感興趣，因為在牠們眼中，只有我才是食物。在狼群把我團團圍住後，有一頭特別神氣，毛髮呈棕紅色的狼先向我走近，從其他狼群的反應推斷，牠正是狼群的首領，看來其他狼要待牠吃過吃剩才能吃。

「估唔到我要咁死。」我合上眼，笑了。

笑，可以有很多原因，但這次，是因為對生命的無奈和無力感。

「啊！原來死之前會有爆破聲，真係會見到白光，仲會好大煙添，好迷幻，又好真實。」我如釋重負。

「快啲走喇，我嚟幫你嘅，仲坐喺度等死？」一把既陌生又熟悉的聲音在門口處傳來，我張開眼，但什麼也看不到，一片白濛濛，然後我便被人拉著手逃了出安全屋，原來被牛頭馬面帶走的感覺是這樣的，死後都是要用腳走，不能飄，真夠累，不知跑了多久後，我跌倒了，直接躺在地上，再也沒有人拉著我的手跑。

第四日•早

第四日•早

「吱吱吱.....」雀鳥的叫聲把我吵醒了，原來天堂鳥的叫聲也是吱吱吱的。我伸了一個懶腰，揉了一下雙眼，在天堂的感覺真好，不用再為生存而提心吊膽，可以好好享受這孤島的景色。

「等等，點解死咗都仲喺呢個孤島上面？乜天堂係咁㗎咩？定係我算枉死所以要留喺度直到我陽壽盡先走得？」我拍一拍臉頰令自己精神點。

「咦？會痛嘅？唔通我未死？」我對自己是否已經過身的想法動搖了，決定要去驗證一下。手錶顯示時間是五時四十九分，尚有十一分鐘又開始新一日的遊戲，如果別人可以看到我並打沉我，就證明我還未死，但那時我便真的死了，既然這樣，由我打沉別人也能同樣證明我未死吧！

既然已經決定了，就坐言起行，但我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就算地圖在手也找不到所處位置，所以首要的事是先確定方向。

「嗞~」刺耳的咪高峰反饋聲又響起，說實在的，我已經不知不覺間習慣了，那WKY說什麼我也無閒去理，只知現在是六時正，太陽在我的二時方向，換言知那面是東面，所以我十一時方向便是北面。我轉向北面，同時環顧四周嘗試找出地標，終於在我南面找到一個地圖也有標示的瀑布，原來我離本身的安全屋只是約一公里遠，既然昨晚未補給，如果我還在生，也是需要吃喝的，先回去查看一下，可能還能打沉到人。

越行近安全屋範圍，烤肉味越濃，是其他人嗎？

我躡手躡腳走到安全屋附近的樹後躲藏，觀察了數分鐘也不見人影，只見有為數不少的狼被烤焦，看來烤肉味是來自被炸熟的狼群，而非其他參賽者。

「啲狼群集體燒焦，睇嚟琴晚真係有人救咗我，我未死得。」我在屋內搜索有沒有還能食用的補給，千辛萬苦才找到丁點，勉強果腹後，我又有了新的念頭。

我在狼群中找一隻皮毛最完整的，用在地上化作碎片的玻璃把狼皮起了出來，穿上身當作皮草，用作潛行一流。

據點沒了，看來是上天命令我要快點結束這荒謬的一切，這次真的要動真格了。

我在地圖上找到下一個目的地，離這裡大約兩公里，看似易守難攻，應該會有一些人選擇作為據點。

遊戲開始至今，為生存選擇結盟的人應該也不少，像我這種獨行俠應該是少數，要以寡敵眾絕不輕易，分化他們應該可行，畢竟遊戲最終只得一名優勝者，所以一定每個人也各懷鬼胎，只差在何時行動。

我依地圖走到目的地，眼前的景物令我的想法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這裡竟然有一個簡陋小城鎮被木柵欄圍住，每隔五十米有一個瞭望台，整個範圍儼如一個自治區，與世隔絕，裡面傳來的是歡笑聲，即使是放哨的人，面上流露的並不是欠償還錢的樣，而是掛著一個真心的微笑，這自治區內的氣氛和孤島的氣氛截然不同，難道我闖進了平行世界？當然不是，而是這班人竟然在這裡發展出了信仰

！

信仰真是一樣很神奇的東西：有些信仰很實在，可以驗證，但有些則很虛無，除了傳說外，無從稽考；有些人可以為了信仰什麼也做，甚至犧牲性命，但有些人則因為信仰而變得堅強，重拾性命；有些信仰用希望吸引人，但有些則用恐懼恫嚇人。但不論是哪一種宗教信仰，其擁護者也會虔誠遵守教條，不理他人反對聲音。

「遠道而來嘅11號，歡迎嚟到Paradise。」一個笑容可掬的中年男人在瞭望台上對我說，而其他人看到他也雙手交叉放胸前、垂下頭單膝下跪，看來他就是教宗。他單手一揚，示意其他人起身，然後續說：「我係神洛基嘅代行者，你嚟到呢度係神洛基嘅旨意，神洛基一早已經講咗畀我知。」

「代行者好嘢！」、「你係我哋嘅再生父母呀！」如此這般的讚美說話不絕於耳。

「加入我哋嘅大家庭，唔駛再喺出面擔驚受怕。我哋呢度都係一班唔甘心參與呢場殺戮遊戲嘅人，雖然當中有啲弟兄姊妹曾經為生存被逼打沉過人，但入到嚟Paradise，信咗神洛基之後，之前嘅嘢都前事不計，放低哂殺人求生嘅諗法，放低哂編號、手錶，全心全意為呢個亂世清泉付出，大家都係勝利者，你睇吓，大家過得幾開心！」代行者說完後，又是一片歡呼聲。

「你嘅意思我大致都明白，不過我仲有一點係唔明，你點可以確保到永遠安全？隻game最後都會完，只會有一個勝出者，你點保證在場所有人都可以安全，佢哋最後都會因為畀人打沉而死，只有打沉得最多人而仲生存嘅人先係最終優勝者，規則已經講得好清楚，優勝者只得一個！定係你諗住最後自己打沉哂呢班人然後獨自成為打沉最多嘅贏家呀？」我大聲向代行者嗆回去。

「你咁講好不敬。」

「你唔可以咁話代行者㗎。」

「代行者唔會咁做，佢會帶畀我哋永遠嘅安全快樂。」

一時之間，為代行者辯護的聲音此起彼落，可以看得出這個代行者真的很受這班人的愛戴，究竟他做了什麼？

「大家，靜一靜。」代行者說完，全場三十三人鴉雀無聲，等待代行者的發言。

「11號，你入嚟參觀吓，我再慢慢講你知神洛基畀咗咩啟示我，幫我搵到呢隻game嘅bug，令到大家都係贏家，唔駛死。我就係一個好好嘅人辦，一直以嚟無打沉過任何一個人，亦都無人打沉過我，每個人遇到我之後，都會畀神洛基感化，成為神洛基嘅信徒，一齊好好過生活。」代行者說完，整個人好像發光似的耀眼，令我不敢直視。

大門緩緩打開，迎接我的是代行者，而其餘三十三人站在其身後，很熱情的招攬我，而最令我奇怪的是，木桶和海賊旗就豎在城鎮正中央，四下完全無任何阻隔，但這麼久也真的沒有人用過來打沉這城鎮的居民，厲害了我的信仰。

代行者帶我參觀完這小城鎮後，就帶我到海賊旗後的小教堂──由安全屋改建成的──向我講述他的經歷和方法。

「我叫王家欣，不過你應該都知，因為呢度所有人都係叫王家欣。我本身無任何宗教信仰，只係一個

普通嘅保險agent，相信邊個有錢邊個就係神。我同今次遊戲嘅參加者一樣，都係無啦啦畀人擄咗入嚟參加呢個遊戲，一開始我好驚，因為我無咗部電話，搵唔到客，賺唔到錢，養唔到屋企，我層樓仲供緊，交唔到錢會畀銀行收返變銀主盤，我就渣都無得淨，我真係好驚。」一般奴隸獸的經歷，沒有什麼特別動人。

「但係我好快就認清楚個事實，因為呢個情況我曾經喺夢中遇過，而最終係我帶領之下，大家都唔駛死，可以成為大贏家，而中間畀啟示我嘅就係神洛基，佢不斷重複同我講：『勝利者只得一個。』我最後諗通咗，既然勝利者得一個，換言之即係只要一日仲有其他人未被打沉或者最少有兩個人未埋舟，個遊戲一日都唔會完，咁就可以繼續生存落去。」原來是既視感再加中二病，但竟然錯有錯著讓他找到這遊戲規則的bug，的確可以繼續生存是很誘人的，難怪無人會破壞這個和諧平衡的局面，我也有點心動，但總覺得不會這麼簡單。

「與其得一個人可以生存，咁點解唔一齊都生存？無人有權力可以剝奪其他人生存嘅權利，除咗神之外，所以我要挑戰呢場遊戲嘅主辦方，帶領大家一齊生存，呢個係神洛基畀我嘅任務。」代行者說完後，向我展露和藹可親的笑容，同時張開雙手問：「11號，你願唔願意成為神洛基嘅信徒，大家一齊生存落去？」

「我……」這個條件真的很吸引，可以繼續生存直到死，不用擔驚受怕，但總覺得有什麼不妥，於是我隨口又問了一個問題：「我想問啲糧食點嚟？」

「只要一到夜晚休戰期，我哋嘅男丁就會去安全屋拎啲嘢食同水返嚟，而且我哋有個小農地，可以耕種，雖然作物種類未係好多，但陸續都會新增，所以飲食方面你絕對唔駛擔心。」代行者詳盡的向我解說。

「好，我姑且睇吓你葫蘆裡面賣咩藥，而且可以養精儲優，最後一次過打沉哂佢哋，直接拎三十四個打沉數一舉拿下勝利。」我心裡盤算完後，答應了代行者的邀請，成為他們的一員，開始我神洛基偽信徒的生活。

第四日•午

第四日•午

「而家請你交出代表野蠻遊戲嘅手錶，我哋喺神洛基嘅Paradise入面，係唔需要呢樣嘢，我哋會代你保管，直到真正自由為止。」代行者遞了一個透明袋給我，示意我把錶放進去，雖然有點奇怪，但為免他生疑，我也照他說話去做，他在袋上寫上11號後，繼續說：「雖然我哋放低哂編號，但為咗方便辨認，我哋都依然會用編號嚟稱呼，除咗有神洛基賜名嘅人例外。」說罷便離開走進教堂內，我也不知他把錶收了在哪。

在Paradise內，生活其實挺悠閒的，不需為生存而提心吊膽，要做的只是隨心所欲的玩樂，這裡的人臉上永遠掛著笑容，彷彿埋舟遊戲從來無發生一樣，丁點危機意識也沒有，究竟他們當中的信任是如何建立出來？難道宗教的力量真的可以做到這效果？代行者又是誰？當然我知他的名字是王家欣，我意思是指他的背景和目的、居心是什麼？還有他的號碼又是什麼？在這裡有很多很多的謎團，而當中最大的一定是這場遊戲的主辦人為什麼會容許有這樣的bug出現？即使事先預計不到，現在看到這狀況為什麼依然不bug fix，而是繼續容許，這樣做，比賽會完不到的。

這些問題或者我永遠都找不到答案，因為我目標無變，我要做勝利者。俗語說擒賊先擒王，我一定要用最短時間弄清楚代行者的號碼，然後伺機打沉他，待其他人慌亂之際再逐一擊破，那樣我便可一舉拿下比賽，安心埋舟。

雖然剛才代行者作為嚮導帶領我參觀過Paradise，但都只是走馬看花，當中有很多地方還未熟悉，需要再仔細查看一次，或許會成為我致勝關鍵。

整個Paradise是圍繞著海賊旗而建，呈正方形，四面入口，長大約二百米，佔地大約四萬平方米，內裡住屋、農地、公園等生活設施雖然簡陋但總算一應俱全，我越行越覺得不妥。遊戲開始至今才第四天，即使第一天這神洛基教已經建立，一百個參加者都成為信徒，並日以繼夜、夜以繼日、不眠不休、不吃不喝一直勞動，也不可能建成如此這般規模的小城鎮，更何況事實並非如此，難道真的是神蹟？還是當中包含著驚天大謊言？

「噹！噹！」突然，由安全屋改建的教堂的大鐘被敲響了，全鎮三十三人立即放下手頭事項往教堂方向走去，而我也跟著人潮移動。

「各位神洛基嘅子民，又到每日神聖嘅兩點鐘，感恩喇！歡呼喇！慶祝喇！今日神洛基為我哋帶嚟兩件喜事！第一，我哋多咗一個好信徒好弟兄，大家畀掌聲11號！」代行者話音未落，全場便報以如雷的掌聲，我也感到有點靦腆。

「第二，今日神洛基依然為我哋準備咗好豐富嘅美食，請大家盡情享用！」說罷，人們便有秩序地排隊去拿食物，雖然全程無人分發，但大家都很規矩的只拿一份，沒有人使詐。

待每個人都領過食物在教堂安坐好後，代行者站在台上帶領大家感謝神洛基。他雙手交叉放胸前，垂下頭單膝下跪，而其他人也跟著他一起跪下，大約五秒後他便站起來，其他人也跟著他站起來，然後開始進食。

「食餐飯都搞咁多嘢，同啲耶撚一樣，好彩唔駛背埋主禱文。」我心裡吐槽。

「11號，你好，我係51號，歡迎你嚟到Paradise，習唔習慣呢？」有個滿臉鬍渣的大叔向我搭訕，據他所說，他是51號。

「嗯……ok喇，無咩特別嘅。」我簡單的回應他。

「哈哈，有咩唔識唔知記住問我，唔駛怕醜，我最鍾意幫新人。」想不到51號大叔還挺熱情的，可惜我不太想和這裡的人有太多交雜，免得以後下不了手打沉他們。

「喂，唔好嚇親人喇51號，迎新呢啲梗係交畀我哋喇，我哋和藹可親、樣子甜美、人見人愛。」說話的是96號，後面附和她的是24號、49號和72號。

我承認她們是相貌娟好，但我也要保持定力，不能和這裡的任何人太過親近。

「係咪真㗎？我有好多嘢想問，你哋四個係咪都會慢慢解答我先？係就要搵個地方慢慢坐低傾喇。」無錯，我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

「好啊，食完嘢帶你行吓，邊行邊傾。」96號一口答應。

「或者可以坐喺度傾，我自己都行過，大致都熟路。」我再次重申想坐下聊的意願。

「又得，一於咁話，而家食埋飯，勞動完先，六點喺度等。」96號拍一拍我膊頭便離開了，而我也趕緊吃完午飯，準備勞動。

在Paradise，勞動指的是為城鎮貢獻，由執拾垃圾，到建設城鎮，整個鎮的大小事項都是由各信徒義務勞動而完成，而這些勞動是沒有指派的，全都是依個人喜好而去選擇。

為了要了解這城鎮建設的秘密，我選擇了去建設城鎮。我跟著大伙去森林內伐木找建材，這亦給了我可以探口風的時間。

「你好呀，我係新嚟嘅11號，請多多指教。」我對和我同行的其中一人說：「你入咗教幾耐呀？」

「你好，我係94號，我都算係第一批信徒，信咗教都有四日，係比較幸運嗰班。」94號說畢便提起斧頭大力往樹砍去，只消一下，樹便應聲倒地，部份人上前把枝葉清理，然後運回Paradise，而94則繼續尋找合適的木材，我當然緊跟著他，因為我還有其他的問題想問。

隨著大樹一棵棵倒下，運送隊也顯得筋疲力盡，今天的伐木環節也告一段落，接著的是回Paradise把木頭變木材，以及興建糧倉。

「94號，講真你都幾犀利，劈木又快，起嘢又快，幾日時間，成個Paradise你都起咗出嚟，仲有哂屋同其他嘢。」我恭維他，根據人性，當人被他人恭維時，便會變得很謙虛。

「傻喇，邊度關我事，我哋咁耐都只係改建咗個教堂同起緊個糧倉，其他都同我哋無關，而係本身就存在，代行者見無人，於是請示神洛基，得到答案知道呢度就係神洛基安排畀我哋嘅容身之所，所以就定居喺度，慢慢發展。」94號將Paradise的來歷和盤托出，省下我不少功夫。

既然是一早已經存在的城鎮，即是這應該本身不是荒島，而是有人居住，但至今一個島民也看不見，是已經全部離開，還是慘遭滅族？抑或是藏在島上某處監視我們一舉一動？或者狼小孩是唯一倖存的

島民也說不定。

「代行者，你好。」眾人停下手上工作，向他雙手交叉放胸前，單膝下跪行禮。

「大家好，今日勞動順利嗎？11號你同大家相處幾好嗎？」代行者用慈祥得令我覺得很假的語氣問。

「大家都好熱情好好人，多得佢哋，我先咁快融入到神洛基嘅大家庭。」我用同樣等級的假與他展開激情對話。

「呵呵呵，咁實在太好喇，我哋一陣七點會食晚飯，記得留意教堂鐘聲喇。」說完便轉身想離開。

「等陣，代行者。」我叫住了他：「我有啲嘢唔清楚想問你，唔知你有無時間？」

「無問題，你問喇。」代行者爽快答允。

「我哋行埋一面先講。」我帶著他走到海賊旗前，此時附近並沒有人。

「你覺得呢個和平狀態會維持到幾耐？主辦人為咗隻game可以順利進行同節奏快啲，應該唔會容許你呢個做法，你仲一直同佢哋粉飾太平，其實你係咪已經有咩對策？」我連珠砲發，希望可以知道他真正目的。

「11號，好遺憾，關於你嘅問題，我畀唔到答案你。呢個和平狀態維持到幾耐我唔知，主辦方強行改規則限制我哋我都無對策，我唯一可以做嘅只有令大家安心渡日，我相信神洛基到時自然會有安排。」代行者用失落的表情配搭這番話，的確加添了幾分說服力，但可能是我先入為主，我一直記得他本身是保險agent，而保險agent最叻的便是演戲。

可能他真的是為大家好，又可能他真的只是為自己好，不過正所謂防人之心不可無，我對他付出這麼多依然有保留，所以計劃維持不變。

和代行者對話後，我便回去繼續勞動，等待六時來臨。

第四日•晚

第四日•晚

「噹！噹！噹！噹！噹！噹！」隨著教堂大鐘響徹雲霄的六響後，時間也終於迎來六時。勞動完一輪，出了一身汗，著實有點疲累，但和96號的約會我並沒有忘記。

我三步併作兩步，連跑帶跳趕到教堂前，96號已、24號、49號和72號已經到了。

「真係唔好意思，要靚女等我，真係失敗。」我先行道歉。

「唔緊要，我哋都係啱啱到喳。」96號說。

「介唔介意搵個位坐低再傾？去你度？」我要澄清一點，在我說這話時並沒半點非分之想。

「又好，跟我嚟。」96號爽快答應，可能只有我自己想多了。

走了數分鐘，經過公園後，便到達她們的住處。Paradise住屋設計有點像大學宿舍，是依性別分開做兩棟大樓，一梯五伙，每伙住兩人，共兩層，每層都設廁所和浴室，是共居的概念，男女可以到對方的宿舍聊天作樂，唯晚上九點休戰期開始，除了當天負責搜索食物的男丁外，其他人都要回自己的房間向神洛基報告自己當天的事情，不能外出，之後便要睡覺，直到早上六時休戰期結束為止。

「呢度就係我同24號間房，49號同72號間房就喺隔離。」96號向我介紹她們的房間分佈後，便邀請我入去。

我找了個位置坐好，而她們四個也接連坐下，圍成一圈，真的有點像迎新營玩新丁的環節。我也無暇理會，因為只有約一小時時間，接著便要晚飯，所以要抓緊開始發問，畢竟想知的有太多。

「平時六點個天都已經開始黑，但今日六點個天都仲咁光嘅，真係好神奇，唔知係咪神洛基嘅庇佑呢？」用天氣做開場白是最自然最常用的導入方法。

「嘻嘻，你真識講笑，平時六點個天都係咁光㗎喇，七點先會開始入黑，乜你平時無留意時間咩？」49號率先搶答：「放膽啲得嘅喇，大家都係神洛基嘅信徒，就好似兄弟姊妹咁，唔駛覺得尷尬，有咩唔明直接問就得。」

既然她這樣說，我就恭敬不如從命：「你哋點解會加入神洛基教？」

她們聽後面面相覷，最後決定由72號作代表回答我：「因為我哋都唔想死，又唔想殺人，只想安安穩穩咁生活。始終我哋本身都係普通城市人，除咗吃喝玩樂同返工返學之外，根本就無咩要求，更加唔好話殺人，我哋都唔係心甘情願咁嚟，只係想有返原本生活，嗰時聽完代行者講，我哋就決定信教加入，希望生活可以重回正軌。」

「原來係咁，但係你哋唔怕代行者係講大話，等機會嚟到,一次過打沉哂你哋，等自己贏咩？」

「一定唔會，代行者唔係咁嘅人。」四人不假思索、異口同聲同時回答，堪稱神通步，看得出她們是真信代行者，真信神洛基，他的洗腦能力真強大。

「點解你哋會咁肯定？」我追問，試圖找出破綻。

「因為我哋都見過佢行神跡，所以好確信佢真係神洛基選中嘅代行者。」24號回答。

「咩神跡？」我禁不住好奇心，即使我的貓可能會被我害死也在所不惜，雖然我並無養貓。

聽到我的問題後，她們四人的樣子立即變了，變成迷妹，雙眼充滿敬畏和回味，完全陷入回憶的世界，我們有一個比較生動直接的說法形容這一狀態的人──「諗樣」。

良久，她們終於從回憶回到現實，開腔告訴我神跡所謂何事：「呢件事發生喺我哋入嚟Paradise當晚，我哋本身對神洛基教都係半信半疑，而佢都好清楚我哋嘅疑慮，於是喺當晚，佢召集哂所有信徒去到廣場海賊旗前面，行咗一個唔會被打沉嘅神跡。」96號說到這裡停了下來，就像在等我發問一樣，但我並無意慾問問題。

24號見狀，立即接下去說：「嗰晚，代行者著咗件63號嘅衫，同大家宣布可以任意打沉佢，佢有神洛基保護，絕對唔會有事。起初啲人都議論紛紛，但就係無人夠膽去打沉佢，直到.....」

「直到我做第一個。」49號搶著說：「我走咗去海賊旗度，掂住個木桶，大聲咁講：『打沉63號！』代行者竟然無穿無爛仲企喺我面前。我以為我講得唔啱，於是又講咗幾次，但代行者都仲係若無其事，繼續同大家有講有笑，我就知道佢真係神洛基選中嘅代行者，唔係吹水。」

「其實會唔會係個海賊旗同木桶有古怪？」我問。

「一定唔會，因為我哋曾經試過一次公開處刑，由代行者監督執行，而行刑就係用廣場嗰個海賊旗同木桶。所以個海賊旗同木桶係絕對無古怪，只係代行者有神洛基保護先至無事。」72號堅定的說。

「好，明白，但我記得代行者講過佢感化哂所有遇過嘅人，點解會有呢次處刑？」我又再次殺死了貓。

「因為嗰個係我哋全Paradise人都一致要求佢需要直接見神洛基先淨化到，所以拜託代行者送佢去，於是代行者經神洛基指示，任命咗一個臨時執行者去送佢走。」24號搶回發言權。

「咁死咗嗰個人係咩原因要死？係幾多號？而執行者又係幾多號？」我的問題依舊很多。

「去見神洛基嗰個幾多號真係唔記得，至於執行者就唔方便透露。但你話咩原因，就真係好長篇。」72號說。

「簡單嚟講係背叛！」96號凶狠的說：「嗰個人背叛咗大家，背叛咗神洛基，所以要徹底淨化佢。」

「無錯，」49號補充：「佢竟然聯同外人，想偷偷哋放人入嚟打沉哂我哋，自己劃地為王，好彩代行者洞悉咗佢奸計，先下手為強捉咗佢，然後召開全Paradise大會將佢嘅罪狀昭告天下，再由大家投票決定點處置，最後大家決定用呢個最仁慈嘅方法令佢可以改過自新。」

這群人就像史丹福監獄實驗般，產生了路西法效應，用自己的方式去演繹實踐自己的正義，但這方式其實是惡的，但他們意會不到，又或者是群眾力量把罪惡感都分散了，看來整個Paradise的人都中毒

太深，這個代行者真的很厲害，只消三、四天，便令神洛基教的信眾都變成墮天使。

「但你哋話嗰個人想背叛，有咩證據？」我仍然嘗試找回她們的理性。

「代行者話係就唔會錯，因為佢係神洛基嘅使者，唔會講大話，我哋百分百信佢。」24號說話的眼神和語氣也十分肯定。

「咁……真係無人試過用廣場中央個海賊旗同木桶打沉過其他人？」我再三確認，但她們依然是搖頭。

「諗都唔好諗，只有被選中嘅人先用到，唔係會招嚟厄運。」72號小聲說，生怕門外有人偷聽。

「此話何解？」我不解。

「我都係聽人講，畢竟我哋唔係第一批信徒，好似話之前有人試過偷偷地用，點知當晚佢出去搵嘢食嘅時候就無再返過嚟，無人知發生過咩事。」72號續說。

「咁迷信？」我衝口而出。

「寧可信其有，小心啲好。」72號告誡我。

天色開始漸暗，大鐘也敲響了七聲，宣告晚飯的來臨。

「其實點解九點後唔可以落樓，一定要喺屋入面？」我邊行邊問。

「因為出面會有怪物。」49號給出一個令我匪夷所思的答案。

「咩怪物？」我問。

「專殺人嘅瘦長鬼影。」49號壓低聲線，故意營造恐怖感。

「Slender Man？都市傳說都出動埋？」我心想，之後裝成受驚嚇般再問：「有無人見過？唔叫代行者消滅佢？」

「見過嘅人都死咗，我哋都係聽代行者講，佢提醒我哋千祈唔好出去。」隨著49號的回答，我們也到了教堂飯堂準備吃晚飯。

「估唔到呢個代行者咁識玩弄人性弱點，又心理控制又都市傳說，令班人長期置身高壓同恐懼之中，方便管治，而且嚟到之我硬係有啲唔慣，唔知點解，睇嚟呢度比我想像中有更多秘密。」我心想。

接過晚飯，祈禱過後，便開始進食。可能下午勞動完，所以感覺特別餓，一輪狼吞虎嚥之後，肚子有點撐，是要去廁所的徵兆，放好餐具後，便向最近的廁所進發。

廁所離教堂只有數十米，雖然三十多人共用，但出奇的乾淨，看來他們的公民意識不是一般的高。洗手盤上並無鏡子，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個細長的小窗，廣場的景色一覽無遺，而窗上面有海賊旗裝飾，洗手盤下則有大木桶收集污水，再作處理。

晚飯後是自由時間，我也閒著無事幹，在Paradise內到處閒逛，抱著或許會遇到Slender Man的心態走著，最終當然什麼也遇不到，而時間亦快到九點，要先回宿舍，再想辦法調查九點後的Paradise。

「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連續九聲鐘聲，休戰期來到，但好奇的是除了鐘聲外，我竟然聽不到熟悉的WKY休戰期公告聲，這隔音未免太強了吧？

我躺在床上思考今天收集得來的情報，還未理出什麼來，竟不知不覺睡著了，睡夢中好像聽到門外有聲，但實在太睏了，四肢也無力，擾攘了數分鐘也就靜了，我也未有多加理會便繼續睡。

第五日•早

第五日•早

「嘭嘭嘭.....」猛烈的拍門聲強行將我從夢鄉遣返，我勉強撐著惺忪的睡眼，自然的看一下手錶時間，才記起手錶被代行者收起了。

「11號，你有無事？你喺唔喺度？」拍門的人聲叫喊，聽起來很著急。

「嚟喇嚟喇，你等等我，我笠返件衫先。」我邊走邊穿衣，到門口剛整理好便開門。

「一大朝早做咩事鬼殺咁嘈？」我對拍門的人說，縱使我完全不認識他。

「而家已經九點幾，時間唔早喇，見你仲未出現，代行者怕你都出咗事，所以先叫我嚟搵你，不過你無事就好。」拍門的人解釋。

「都？做咩呀？有人出咗事？」的確他用「都」字令我頓時警剔起來。

「係，有幾個人遇害，畀人打沉咗。」他回答說。

「咩話？係琴晚出去搵物資嗰時出事？但佢哋出得去都已經係休戰期，無理由會出事㗎，唔通.....」我推理的結論是主持人WKY修改了遊戲規則，以應對Paradise的情況，但我並無將這結論說出口。

「佢哋係喺Paradise入面畀人打沉嘅，根據口供，應該係琴晚嘅事。」他沉重的說：「你都快啲梳洗完，我哋全Paradise嘅人都喺教堂由代行者帶頭悼念緊佢哋。」

「但係琴晚直到休戰期開始都無聽到有人畀人打沉嘅公告，休戰期之後更加唔會有人咁做，因為等同自殺，會同樣爆炸，咁好有可能係六點一開戰嗰時畀人打沉，但點解咁快斷定到係夜晚出事而唔係朝早出事？」我繼續追問。

「因為我係讀法醫，由屍體僵硬程度我就可以推測到死亡時間大約係琴晚八點到十點。好喇，唔好再講住，快啲梳洗落去喇。」他打斷了我的推理，並推我到浴室梳洗。

我一邊梳洗，一邊想：「琴晚九點休戰期開始，之前都無人出事，但法醫又話係八點到十點期間出事，咁即係九點到十點期間喇，但休戰期開始就要停止攻擊，唔係就等同自殺，究竟有幾大仇口先會不惜犧牲自己都要對方死？定抑或法醫判斷錯咗？畢竟佢只係學生.....」

梳洗完後，我和法醫也趕到教堂參加悼念會，而在此時我才發現，被打沉的一共有六人，而他們分別是向我搭訕的51號鬍渣大叔、熱情美麗的美女四人組96號、24號、49號和72號，最後還有與我一起勞動的伐木哥94號，要說這六人的共通點就是曾經和我有過交流，如果查下去，我很大機會會成為疑犯，為安全起見，我要先找出兇手才是上策。

「今日悼念會就到呢度，佢哋六個都會繼續喺神洛基身邊開開心心咁生活，我哋應該替佢哋開心先係。如果大家仲有情緒上嘅問題，可以隨時嚟搵我傾。」代行者說完便命人把他們六人的屍體埋葬，並各自立了墓碑，而其他人也跟去送他們最後一程。

「代行者，我而家可唔可以同你傾傾？」我眼泛淚光的問，當然這是我精湛的演技，而他也不虞有詐，一口答應。

「11號，我諗佢哋都算你喺Paradise嘅第一班朋友，我都好遺憾，我會盡快搵到真兇，等佢哋在天之靈得到安慰。」原來代行者都已經找到他們六個的共通點。

「真係唔該哂你，我真係好震驚，而家都未接受到，點解會係佢哋六個？點解會咁突然？究竟邊個同佢哋有血海深仇，要喺休戰期會無咗條命都要打沉佢哋？我真係諗唔明，代行者，你唔係話呢度係天堂，遠離遊戲，可以自由自在生活，唔駛擔驚受怕咩？」我飾演的是一個面臨崩潰邊緣的人。

「對唔住11號，我承諾過大家我會畀個天堂你哋，等你哋生安安樂樂，但而家咁少嘅事我都做唔到，我真係好無用。」代行者也演技大爆發，眼淚已經奪框而出。

「唔好咁講，你已經做得好好，究竟係邊個、喺邊同幾點發現佢哋嘅屍體？我想知，話哂佢哋係我喺度第一班朋友，我想親自去路祭同查。」我試著問。

「好喇，咁我委派你去查今次件事，11號，我正式委任你為今次事件嘅執行者，所有事直接向我匯報，有同我一樣嘅權力，見你如見我，一陣食飯我會同大家宣布。」出乎我意料，代行者竟然爽快的一口答應，還賦予我如此大權力，看來他並沒有懷疑我。

我根據他給我的資料，去到案發現場──城鎮中心廣場的海賊旗。案發地點並沒有清理，圍繞海賊旗滿地都是血跡和肉塊，範圍很集中，看來六人都在同一地點被打沉，沒有反抗，亦都沒有逃走，都是欣然接受被打沉一樣。

「如果六個人都同時喺海賊旗度，有咩可能會唔反抗等死？如果逐個逐個出嚟，遠遠都見到滿地血跡肉塊，正常人都會嚇親跑走，仲點會喺度等死？到底有咩理由令佢哋乖乖哋唔郁等死呢？個兇手究竟點樣做到？」我看著現場慢慢陷入思考迷宮，完全找不到出路。

「諗唔通，轉換環境，去搵發現屍體嘅人問吓先。」之後我便去了找發現屍體的34號問話。

「你好，我係代行者委派調查今次事年嘅人，我係11號，我有啲關於今朝發現屍體嘅嘢想問你。」我找到了34號來問話，而她也一口答應，於是我便問了她一些關於發現屍體時的細節事項，最後總結出幾點：屍體在大約七時被發現，六具屍體都圍著海賊旗倒下，他們都不是穿著睡衣，他們手中都握著寫了「神洛基的感召」的紙條，而當中最奇怪的是，他們的鞋都左右調轉穿，看似是某種儀式。

得到這些線索之後，我再去他們的住處調查，看看有沒有和這儀式相關的線索，只不過什麼也找不到，沒有什麼特別可疑之處，除了Slender Man的圖畫，這令我憶起49號和我說九點後Paradise會有Slender Man的傳說，難道這次事件是Slender Man做的好事？

時間接近中午，我決定先向代行者匯報現在進度，並詢問他有關儀式的事，以及Slender Man的傳說。

第五日•午

第五日•午

代行者並不在教堂內，我遍尋整個Paradise也不獲他的蹤影，難道是出了城？於是我到東南西北四面入口問門衛有否見過代行者，但答案都是一致的沒有看見，即是他仍然在Paradise內，只是藏起來罷了。

當你故意去找，總是不得要領，但你放棄不想找，他遍遍就會出現在你眼前，這種經驗很多人也有，所以我也不再刻意去找，還是等他自動現身好了。

我再次回到教堂坐下，一邊整理思緒嘗試推理，一邊等待午飯的到來。不得不承認教堂是個令人心神安寧、心情放鬆的地方，縱使教堂不只得我一個，但大家都是零分貝的坐著，比圖書館更安靜，這對我推理更有幫助。

根據多年金田一及柯南的教導，先要找出無不在場證明的人，然後再在當中找出有動機殺人的疑兇，鎖定他們再仔細調查，之後發現有不在場證明的人才是兇手，接著再破解兇手的作案手法和不在場證明，最後把所有人叫來再將所有疑點和手法解拆，之後兇手自白，最後警察尾刀捉人。

「不在場證明嘅話，真係要問哂成村人先得，咁樣嘅話效率會好低；如果用動機去諗，佢哋六個會同時同邊個有仇？真係搵爆頭，諗嚟諗去，都只係知佢哋嘅唯一共通點就係同我有交流過，但我又無打沉過人.....唉，好煩呀！」我十分懊惱，感覺無能為力，很恨我自己不是IQ一百二十以上的名偵探。

既然清醒的我想不通，就將這難題交給潛意識的我去處理好了，畢竟這世上有很多偉大發明都是在睡夢中完成。我調整坐姿，搗低腰，把雙手架在膝上，將頭盡量垂低，做了最舒服的閉目養神動作。

「噹！噹！」教堂大鐘響了兩聲，把我吵醒了，同時也代表午飯時間到。我轉了數下腰，傳來咯咯作響的聲音，剛才的睡姿對我的腰造成很大的壓力，但我更在意的是我腦內的東西。

「瞓咗成個鐘，我個腦竟然乜都推理唔到，一片空白，有無搞錯！」我的潛意識大作戰宣告失敗，但我反而留意到另一樣有趣的事──我的褲管沾了不少泥濘，之前一直也沒有發覺得到，這褲是新的，昨晚睡前才換上，今天一朝早下來也沒有去過特別多泥濘的地方，而且我的鞋完全沒半點泥濘，究竟是何時和如何沾上？

我拖著懷疑的腳步去領飯，代行者終於出現，席間他除了帶禱外，還宣布了我這次暫定執行者的身份。待祈禱完畢，我便帶著午餐和代行者進房內詳談。

「點，目前為止有咩發現？」代行者著急的問。

「佢哋嘅屍體喺朝早七點左右畀34號發現，六條屍圍住廣場面海賊旗，而且每個都手揸住張紙條，寫住『神洛基的感召』，最奇怪嘅係佢哋啲鞋都左右調轉哂嚟著。」我將早上調查所得如實相告，並將我心內的問題也說了：「張紙條同啲鞋咁著，會唔會係佢哋進行緊啲咩儀式？你作為教主，對神洛基教嘅儀式應該好清楚，所以想問吓你。」

「的確，喺我哋神洛基教嘅儀式入面，係有殉教嘅儀式，不過我從來無同任何人提起過，畢竟呢啲嘢會令人聯想起邪教，況且我哋都唔需要殉教咁激進，你估仲係中世紀歐洲咩，就算真係殉，都唔需要

將啲鞋左右調轉嚟著，將啲鞋調轉嚟著反而令我諗起神洛基教嘅修行者。」代行者說。

「修行者？係點嘅？神洛基教有無一本教典？」我好奇的問。

「修行者就係以前嘅教徒覺得自己未夠能力，想透過對自己生活上嘅限制同刻苦，鍛鍊自己嘅意志，對神洛基更加堅貞，好似啲苦行僧咁，令意志力更強大，再招攬多啲信徒。我哋教嘅教典都係神洛基透過我把口講畀大家知，唔會有一本書。至於修行者嘅故事我之前講過，所以佢哋先知，可能係咁，兇手先模仿，想偽裝成宗教儀式。」代行者耐心地解答我的提問。

「如果係咁嘅話，咁張紙條又係咩一回事呢，你會唔會有啲咩諗法？」我追問下去。

「會唔會係兇手引佢哋落去嘅把戲？畢竟用到神洛基個名，大家都會照做咗先。」代行者推測。

「出面有Slender Man都唔怕？同埋佢哋點會知係去廣場中央海賊旗果度？」我繼續將我的問題拋出來。

「Slender Man？只係傳說嚟，我一次都未見過，佢哋同你講嘅？」我點頭示意，他見狀後吸了一口大氣，然後說：「估唔到佢哋會同你講呢啲，真係唔好意思，嚇親你。我晚晚都會巡一次村確保安全先瞓，從來都無見過Slender Man，睇嚟佢哋仲未擺脫到之前嘅生存壓力，集體出現幻覺。」

「至於佢哋不約而同咁出現喺廣場中央號海賊旗度，你肯定佢哋真係偶然一齊去到？定還係有人暗中操控？」代行者說話中帶點不客氣，我也感受到他的變化。

「點解咁講？」我不解。

「點解你褲腳咁污糟，但你對鞋咁乾淨？你腳板係咪都係一樣咁污糟？」代行者留意到我的褲管，提出了我曾經的疑問。

我脫掉鞋，發現我的腳板果然滿佈泥濘，我大吃一驚，究竟發生什麼事？

代行者確認過後，便說：「琴晚我巡村嗰時見到你赤腳咁行過，叫你都無反應，你唔記得？」

我搖頭，在我腦海中完全沒有這段記憶。

「真係唔記得？雖然唔可以話你咁嘅行為同佢哋嘅死有關，不過表面睇嚟你係有夢遊，所以做咗啲乜都有可能，但我都唔信你會係兇手，不過好有可能你會睇到事發經過，如果你記得啲咩就好。」代行者說完，便走過來替我洗腳，這完全是將耶穌替門徒洗腳的一幕經典重現，我一開始都是拒絕，但他堅持要洗，我除了傻了般不停說謝謝外，什麼反應也給不了。

只是，我腦海中對我自己有夢遊一事已經烙上了印記，心中對此半信半疑，耿耿於懷。

洗完腳後，代行者對我說：「你有夢遊呢件事我會保密，始終壓力大，就好易出現夢遊現象，即使本身無，但喺呢場咁荒謬嘅遊戲入面，好難唔會有呢啲奇難雜症出現，無咩嘢嘅，唔好放心上。調查就靠哂你喇，睇吓仲有無啲咩發現，隨時同我匯報。」

匯報完後，飯也吃完了，我從代行者房中走出來，查案時間繼續。除了昨晚去拿物資的十人外，全村

人也有嫌疑，人數還有十七人，要一一調查還是要花不少時間，幸好現在全部人也在，省卻不少尋人時間。

「唔好意思，阻大家一陣。」我在台上大聲說：「麻煩除咗琴晚去拎物資嘅十位兄弟之外，其他人都留一留低，我有嘢想問吓你地。」

聽到我的宣布後，台下的人議論紛紛，但最終還是乖乖的坐好，畢竟見我如見代行者。

「相信大家都知今朝發生嘅事，所以想問大家兩句。琴晚九點到十點，有邊個係有人證證明到你唔係案發現場嘅，麻煩你哋組成一組再舉手畀我睇。」首先要將有不在場證明的人排除開外。

瞬間，現場只有三人無不在場證明，分別是28號、45號和81號，他們將會是我重點調查對象。

「麻煩你哋三位一陣留低，想詳盡啲問你哋嘢。另外第二個問題，琴晚九點到十點，有無人見到佢哋六個？佢哋有無咩異樣？」目擊證人亦是破案的重要一環，可惜的是這次案件並不存在目擊證人。

大夥離開後，我便分別接見28號、45號和81號，然而他們的口供也沒有什麼值得懷疑的地方，只是他們都是睡單人睡房，沒有人證而已。

「究竟兇手點樣可以喺唔畀大會懲罰嘅情況之下，將六個人喺休戰期打沉？唔通Paradise真係法外之地，連遊戲官方都管唔到？」我越想越頭痛，眼皮同時開始沉重，可能是一整天用腦太多，過度疲勞所致，於是決定回房間小睡片刻。

回到房，我把沾上泥濘的褲脫下，上床倒頭便睡。再一次，我的腦和潛意識沒有在睡夢中幫我解難，反而朦朧中我聽到有水聲和洗擦聲，然後我便昏睡過去。

第五日•晚

第五日•晚

大鐘的響聲再次把我吵醒，時間不知不覺已經到了七時，但我仍然感到疲累，就像沒有睡似的，但很快我便知道原因了。

「點解.....點解我條褲會洗咗仲晾緊？」此時，我憶起睡夢中曾聽到過水聲和洗擦聲，不禁在心裡想：「睇嚟我真係有夢遊，咁琴晚我喺出面究竟做過啲乜？睇嚟都係同代行者講聲，再部署吓今晚嘅行動。」

我穿上新褲子後，便往教堂走去。坦白說，天還是挺亮的，我尚未有餓意，但為了今晚的調查行動，我還是要吃點東西。

領過飯祈禱過後，我又再次和代行者進房內密談。

「我覺得我真係有夢遊，啱啱我恰咗陣，醒返竟然發現有泥濘嗰條褲已經洗咗仲晾緊，我唔知可以點做。」我驚慌的對代行者說。

他聽後，拍拍我的膊頭，然後說：「都係我唔好，將呢個重擔加係你身上，搞到你有夢遊，不過神洛基會保祐你，接住落嚟嘅嘢交返畀我，你抖吓喇。」

「多謝你嘅好意，不過唔得，我要親手解開呢個謎，呢件事有太多可疑嘅地方，如果查清楚之後，好有可能幫我哋真正戰勝呢隻game。」我婉拒了代行者的好意。

「你發現到啲咩？」代行者好奇的問：「好有可能就係破案關鍵。」

「現階段我都唔係好肯定，但我真係諗唔明點解過咗九點佢哋畀人打沉，但行兇者都無事，唔通呢度真係遊戲大會嘅盲點？」我大惑不解。

「呢個係因為有神洛基嘅庇祐。」代行者說得十分肯定。

「真係因為咁？」我心裡始終對神洛基存疑，但並沒有表現出來，而口裡則說：「神洛基果然神通廣大，無信錯佢。不過代行者，今晚我有個行動，我想親手揭穿Slender Man嘅真面目。」

「你想點做？」代行者問。

「未有諗法，所以先諗住同你傾傾。」我坦白的說。

「Slender Man始終都係傳說，我之前都講過，咁耐我都未見過，只係大家嘅集體幻覺，我勸你都係抖吓好，唔好為呢個傳說花太多心機，唔係你夢遊症加劇仲麻煩。」代行者打算繼續勸退我。

「但我始終唔係太相信會有集體幻覺，畢竟事先唔係好多人認識Slender Man，但大家都見到同一個形像嘅生物，似係真實多過幻覺。」我嘗試說服代行者讓我調查。

「執行者，你有無親眼見過Slender Man係咩樣？」我搖頭，他續說：「咁你點知大家見到嘅Slender Man形像都係一樣？定只係你覺得係一樣？」

我一時之間語窒，無言以對。

代行者得勢不饒人，繼續說：「呢啲都市傳說你聽過就算，根本都無人親眼見過，連我晚晚巡都唔見，佢哋點會見到呢？」

「咁點解你要大家九點之後唔好落樓？」我想起49號跟我說是有Slender Man的緣故，而且這正正是代行者親口對她們說的。

「因為係想保護佢哋，驚有心懷不軌嘅人會乘機殺人。」代行者義正辭嚴的回答我。

「九點都休戰期，仲點會有人殺人？」我反問。

「你永遠唔會知魔鬼係點行動，所有規則都會有漏洞，我哋永遠都防唔到，我唯一做到嘅只有盡力令佢哋避開危險。」代行者正氣十足，我也反駁不了。

人就是一種很奇怪的生物，會服從權威，即使這權威的道理不能完全站穩住腳，但都會偏向信服。代行者的說話的確有可疑的地方，與之前49號跟我說的有些許出入，但他的氣勢和肯定，戰勝了我的疑心，使我信服──不過只限此時此刻。

吃過飯臨離開前，代行者對我說：「執行者，你今晚好好抖吓，唔好再查呢件事喇，交返畀我，唔好再加劇你嘅夢遊症，我聽日會同大家講，表揚你對呢次事件嘅貢獻。」

代行者表面上是關心我的狀況，但說白了是要削我權，不讓我再插手調查事件，不過我都會暗地裡獨自調查事件，畢竟代行者的表現令我生疑，回想一下，他也是獨自一人，無不在場證明，所以他也是嫌疑人之一，而且他會獨自在晚間巡邏，的確可以有足夠時間犯案，但兇手是如何避免九時休戰期期間打沉他人的制裁？

現在時間是八時，距離九時休戰期還有一小時，我在Paradise內踱步，竟不知不覺來到廣場中央的海賊旗。這海賊旗我從未認真觀看過，這次總算有機會。

旗幟隨風飄揚，上面的骷髏骨圖案隨著旗幟變化而有不同形狀，海賊旗代表擁有者的形像及生命，以及對自由的憧憬。如果有海盜看到海賊旗在這遊戲的用途，恐怕會認為是侮辱了海盜的情操，於是去殺了提議的人，再順手把遊戲相關的人員都清算，將我們從遊戲中解放出來。

站在海賊旗沉思一輪後，人有三急，於是往廁所走去，這才發覺了一個有趣的設計，原來只有在廁所內才可以看到外面，在廁所外是完全無法看到廁所內的，這設計除了保障使用者的私隱外，又能夠保持廁所的空氣流通，這設計者一定能夠得到最佳廁所設計獎。

如廁後，我回到房間，喝了一杯水後，不知怎的眼皮又開始沉重，睡意很濃，睡魔來襲得很急，我勉強頂著睡意設下小小的機關，以防又再一次夢遊離開房間，之後便倒頭大睡。

這覺睡得很香，但入睡初期還是有發過夢，夢見Slender Man，他在廁所洗手盤前打沉了Paradise內的所有人，最後打沉我，臨打沉前把臉具脫下，還未看

到臉後，我便被打沉了。

接著，我便沉沉的睡著了，沒有再發夢。

第六日•早

第六日•早

「嘭！」

大門被強行踹開，我被嚇醒了，以代行者為首的四個人衝入來分別按住我的手腳，我在床上動彈不得，而他則從門口慢步進來，眼睛四處橫掃，好像在尋找什麼似的，最後落在我身上，他一手把被掀開，眼光集中在我的腳板和褲管，而我也順著他的眼神看過去，發覺我的褲管又再次沾滿了泥濘，而腳板也有泥濘乾了黏著腳的感覺，有點像做手工藝後乾了的紙黏土殘留在手的感覺。

「我又夢遊？」我看著代行者，難以置信的問。

「今日又發現多四個受害者，分別係28號、34號、45號同81號，都係收到『神洛基的感召』嘅紙條，你發唔發現到佢哋嘅共通點？」代行者用已經有答案的語氣問我。

「佢哋……佢哋嘅共通點係……琴日都有同我接觸過。」我結結巴巴的說，心裡充滿恐慌。

「無錯，你講得啱，所以而家要正式拘捕作為嫌疑犯嘅你，晏晝十二點嗰時我會喺廣場中央開個全Paradise大會，交由大家嚟決定你有無罪，當然到時你都可以幫自己抗辯同求情，帶佢走。」代行者言語間完全感受不到半點情感。

「等陣先，你拉咗我，完全唔畀時間我去搵證據，咁我喺大會上點抗辯？」我冷靜下來，理智的問。

「放心，我都係文明人，我會再安排，走！」代行者說完便步出房間，而另外四人也押著我尾隨他。

「啊！」我慘叫一聲。

「做咩事？」代行者回頭問。

「無無無，無事。」我急忙回答：「只係啱啱扭親條腰啫。」其實是我睡前設下的防夢遊機關生效了，換言之即是我並沒有夢遊，整件事是兇手想嫁禍給我，究竟誰是兇手？

下樓後，沿途被其他人指指點點，看見他們竊竊私語，向我投以鄙視的目光，我真的想挖個洞藏起自己。這十數分鐘的路程，感覺像走了十數小時，終於我被他們帶到一間無人的屋內，只留下代行者和我兩人，另外四個負責押送的人都離開了。

「11號，」代行者首先開腔：「雖然我都相信你係無辜，但各方面嘅證據都顯示你係唯一兇手，我捉你同公審你都係逼不得已，始終做一個領袖係要為全部人負責，希望你會體諒我。」

看見代行者逼於無奈的表情，我也身同感受，但這始終是冤案，我怎能欣然接受？所以我選擇以沉默來作回應，有些時候，沉默比說話更具威力。

或者代行者見到我無回應他，於是他續說：「我都唔想你含冤受屈，所以我而家會畀兩個鐘你去搵證據，十一點半返嚟準備去開大會。我會派一個人協助你，你可以放心去搜證。」語畢，大門被打開，有一彪形大漢來到，對代行者行過禮後，便來到我跟前，示意我可以隨意行動。

「講就話派人幫我，同畀我自由行動，暗地裡其實係慎防我逃走，同監視住我嘅一舉一動，不過都好，咁我就可以喺官方見證之下證明我嘅清白。」我心想。

首先，第一站是案發現場，亦即是廣場中央海賊旗處。現場基本上已經清理得七七八八，除了地上的血漬，不過也沒有什麼特別，畢竟已經有很多人走過，腳印什麼的已經被湮沒了。

接著第二站，驗屍。要驗屍一定要找昨天的法醫學生，但我不知他是什麼號碼，亦不知他現在身處何方，要找也確實不容易，幸好我有一個被指派來「協助」我的人。

「你可唔可以幫我搵琴日嗰個法醫學生嚟？」我對彪形大漢說。

他一開始有點愕然，可能是想不到我會要求他幫忙，但之後很快便回過神，帶我去找他，不消數分鐘，他便找到法醫學生，我也有點錯愕，以為他只是負責監視我，想不到原來真的會幫到我忙。

我和法醫學生解釋後，便和他一起去驗屍，驗屍結果和昨天的結論很相似，都是推斷在晚上八時至十時遇害，而同樣的都是鞋左右調轉穿，手握著「神洛基的感召」的紙條。

然後我再去他們的住處調查，和昨天的一樣，他們的房間都有Slender Man的圖畫，其他的東西也沒有什麼特別，除了34號的桌上放了一杯喝了一半的牛奶外，一般人外出前，都會把食物和飲品放好或全吃完喝完，喝了一半通常都是有突發事情或是只離開片刻，而我十分肯定他是後者，因為他是穿著草製拖鞋。

「雖然呢個訊息好重要，但係都係未知兇手係邊個。死喇，點算？完全無頭緒。」我抱著頭心裡嘀咕著：「我唯一肯定嘅係我無夢遊，其他嘅嘢我真係乜都唔知，畢竟咁夜除咗代行者同搵物資嘅人之外，其他人都已經喺房唔會出嚟。」

「等等先，如果真係咁嘅話，搵物資嘅十個人係輪住做嘅，唔會有人連續做兩日，而且除咗發現屍體嘅人同法醫學生之外，根本唔會有其他人知佢哋屍體情況，要模仿係無乜可能嘅事，除非佢哋係一個組合，不過夜晚代行者會喺度巡，如果真係有人咁做，佢一定發現到，換言之，只得一個人係連續兩日都會喺度，而又唔會畀代行者發現，佢就係代行者本身！」我嘗試將現有的資料歸納出一個結論。

「但係始終都差一啲實質嘅證據，擁有絕對人氣、得到全個Paradise信任嘅佢，單憑我嘅推理，一定唔會有人信，反而啲人會覺得我屈佢。講動機，其實每個埋舟參加者都實有，但最重要嘅係佢點樣喺休戰期打沉人而唔會被官方懲罰，我點都唔會信官方用呢個島嚟搞呢隻生存遊戲會容許有死位存在。」我依然得不出任何答案。

「啊！唔係，如果成件事真係代行者嘅陰謀，目的就係提升自己嘅打沉數，令自己喺隻game入面勝出，而佢同時要維持自己喺人民心目中嘅神聖形像，等佢可以繼續喺無死亡威脅嘅狀態之下慢慢打沉人而同時又享受到其他人嘅尊重同愛戴嘅話，佢要造我都唔係無可能，畢竟佢喺度係絕對權威，佢講咩啲人都聽。」我突然有這個想法，而且推理更一發不可收拾：「由始至終都係佢同我講話我有夢遊，都無其他人見到，而我一直都無呢個問題出現，加上我今朝已經證明咗我係無夢遊嘅，會唔會其實係佢捏造出我有夢遊嘅問題，目的係搵我做代罪羔羊、做condom？但我腳板同褲管嘅泥濘同埋條洗咗嘅褲又點解釋？呢啲佢都有辦法做假？」

「佢啱啱入我房四圍望係想搵啲咩？」我突然憶起這一幕，於是飛奔回房間地墊式搜索，終於在櫃底下找到了一件不屬於我的東西，同時我都明白為什麼代行者要找人來「協助」我了。既然這東西這麼

決定性，若果我現在拿走，難保這彪形大漢會把它搶走，我便再無證據，因此我決定裝作看不見，偷偷把它放在櫃子背面的橫樑上，然後繼續搜索，過了一會便坐在床上休息。

「證據都叫搵到，但佢點入嚟？我瞓覺有鎖門落防盜，佢點識縮骨功都入唔到嚟嘅，擺明係密室。」我又再一次頭痛了。

「我間房雖然離廁所最近，但都隔咗成十米，都未至於會聽到廁所聲同水聲，咁我嗰次點解會聽到？間房唔通有啲咩秘密？」我又再次憶起一些看似無關痛癢的事，於是我在房內拍打著與廁所和浴室相連的牆，發現其中有一個位是空心的，我再查看四周，試著尋找機關，終於在書枱上發現了有一個位沾了少許泥濘，我小心摸索，不碰到泥濘，最終找到一個類似是開關的東西，但我並沒有觸動它，因為這將會是證明我清白的秘密武器。

但時間才是關鍵，休戰期怎樣可以避開懲罰而打沉人？我依然毫無頭緒，而此時，彪形大漢示意我時間差不多，要點程了，我也只好邊走邊想。

回到空屋內，代行者已經在這裡等著我，他看到我後，立刻殷勤的衝上前關心我的調查進度，表示很想我可以證明自己清白，聲淚俱下，看到他假惺惺的表情，我差點嘔了出來，才發覺我還未吃早餐，黃膽水的酸味令我整個人也精神為之一震。

我對他說我沒有找到什麼實質證據，可能真是我夢遊時行兇，然後便靜心等待公審。

時間是十二時正，我被帶到廣場中央海賊旗處跪下，面對著二十多個憤怒的面孔，我有點怯，因為我的推理還有最重要的一環未解決得到，這會令我被處死。我低下頭整理思緒，就在這一瞬間，我笑了，顯露出良久未見的開懷笑容，我終於知道兇手，即是代行者，他為什麼能在休戰期打沉人也安然無恙。

第六日•午

第六日•午

正午的廣場，二十多人頂著烈日曝曬，熙熙攘攘、七嘴八舌、指手劃腳，為的就是想看我這個殺人狂如何被賜死。然而此刻我卻格外開懷，正期待著代行者被我推翻，各人群龍無首、驚惶失措、難以置信的表情。

「各位靜啲！」代行者終於現身，然後宣告對我的控訴：「呢個犯人11號，根據調查同證據顯示，佢涉嫌接連殺咗24號、28號、34號、45號、49號、51號、72號、81號、94號同96號一共十人，所以我哋今日舉行公審，進行一場訴訟，最後由大家全民公投嚟決定佢有罪定無罪。而今次嘅公審，我哋都已經畀咗時間疑犯做搜證，為自己做好辯護，以免殺錯良民，咁我哋而家正式開始。」

「唔駛審喇，一睇就知佢係兇手！」

「而家都可以投票喇！」

「死不足惜，快啲去死喇人渣！」

「好眉好貌生沙蝨，好嘔心！」

「唔想聽佢講廢話，快啲殺咗佢，殺人填命，天經地義！」

群眾群情洶湧，一面倒的認定我是殺人兇手，這更顯得有趣，當他們最終知道真相時，他們的表情反應一定很棒。

「大家肅靜，我都好明白大家嘅感受，好想為死者、為你哋嘅朋友、為你哋嘅弟兄姊妹討回公道，但我哋係文明人，點都要畀機會疑犯為自己辯護，寧縱勿枉。」代行者試圖控制群眾的過激言行，但效果不太明顯。

「我哋係行有罪推定，即係由你自己證明自己清白，說服大家放過你，而家時間就交畀你。」代行者說完便坐好。

我冷笑一聲，站起來，開始與在場的所有人交鋒：「我好想問吓，你所謂嘅證據，其實係啲咩？點證明到我係兇手？」

「根據我哋調查，十位死者都有同你接觸交流過，而且你都承認自己有夢遊，所以你喺夢遊期間，將自己想贏呢個遊戲而要殺人嘅諗法執行咗，將有同你交流過嘅人誘騙出嚟再打沉，打沉完之後你醒咗，發覺打沉咗人，為免被懷疑，故意將兇案現場佈置到好似宗教儀式咁，之後急急腳返房，而你之前沾滿泥濘嘅腳板同褲腳就係最好嘅證明！」代行者說。

「殺人兇手！」

「惡魔！」

「魔鬼！」

「想插贓嫁禍，可恥！」

群眾又再怒不可遏，而我依然以笑回應，不過這笑容目的是恥笑他們的無知。

「聽完你嘅指控，我真係笑而不語，喺聽完我之後嘅推理之後，你哋就會知邊個先係最恐怖自私嘅兇手。呢次兇殺案有三個好重要嘅疑點：第一個係兇手點可以喺休戰期期間打沉人而安然無恙；另一個就係點解死嘅人都係同我有交流過先死；最後就係點解死嘅人都手握『神洛基的感召』嘅紙條同鞋左右調轉嚟著扮苦行扮殉教。」

群眾聽完一時鴉雀無聲，因為他們並沒有想得這樣深入，而且有些細節更是他們聞所未聞，不過這也是我預計之內。

「我想傳召一個專家證人上嚟。」我望向代行者，以眼神懇請他批准，而他也點頭答應，我向他鞠躬道謝，接著說：「我想請法醫學生上嚟。」

法醫學生被我突然的召喚，起初有點愕然，後來也上了來，於是我便問他：「呢十具屍體，你都有親眼見過、親身驗過，可唔可以講吓佢哋嘅死亡時間同致命原因。」

「好，無問題。根據我初步驗屍得出嚟嘅結果顯示，佢哋十個嘅死亡時間都係喺夜晚八點到十點之間，身上無其他傷痕，致命原因都係被人打沉爆頭而死。」法醫學生如實作答。

「佢哋都係九點之後先死，我好肯定！」

「係囉，我哋一齊傾偈傾到九點強制返房先分手，點會九點前就死。」

聽完法醫學生的口供，在場的部份人又再起鬨。

「無錯！」我大喝一聲，全場也安靜下來，然後我繼續說：「我都覺得佢哋全部都係九點之後先死，但問題就嚟喇，九點明明係休戰期，點解可以打沉人而無人受罰？原因我搵爆頭都係諗到兩個：一係佢地十個互相打沉，一齊爆頭受罰；一係佢哋被打沉嗰時根本唔係休戰期！」

我此番言論一出，群眾又再嘩然，但我無理會他們，而是選擇繼續說我的推理：「第一點我會一陣再解釋點解無可能，而第二點，大家望吓地下就知道。」

大家聽我說完，紛紛望向地下，部份人立即恍然大悟，但更大部份的人是完全看不出什麼端倪。

為免被轉數不足的人連累，我只好不厭其煩的解釋一次：「而家係十二過啲，理論上太陽喺正我哋頭頂，我哋個影會喺正我哋腳下，但而家.....」我故意不說下去，讓群眾接下去。

「係喎，個影點解斜嘅？」

「點解個影唔係喺正腳下嘅？」

「因為而家只係十一點幾，你哋個影係喺西面！」我打斷他們的討論，因為我還有話要說：「呢度嘅時間係比出面正常時間早咗一個鐘，所以法醫學生推斷嘅死亡時間，真實時間應該係七點至九點，即係話佢哋根本唔會因為互相打沉而受罰，所以唔會係自殺，即係點都最少有一個人執手尾，而最後我

會講畀大家知點解佢哋唔係互相打沉，而係被人逐一打沉。」

全場也靜心聽我的推理，我也不想賣關子，接著說：「大家記唔記得我哋本身有嘅錶，我一直都好奇怪點解要收起，原來目的就係要唔畀我哋知正確時間，從而控制我哋嘅作息，同埋可以做謠，用都市傳說嚟控制大家，更甚嘅係將附近嘅官方喇叭電源都切斷，等我哋唔知出面發生緊咩事，可惜佢無論幾神通廣大，始終控制唔到大自然，而做到呢啲嘢嘅人，只得一個──代行者！」

群眾看到我把矛頭直接代行者，紛紛反對，本身還懷疑這個時間控制陰謀論，但現在又變成「代行者永遠是對的」的狀態，看來我低估了人們在絕境之中盲目擁護信仰的威力，我要拿出更有力的證據才行，幸好我早有準備。

「既然大家覺得控制時間都唔係一樣好有問題嘅嘢，咁我就再攞啲實質啲嘅證明，同時都回應到對我有夢遊嘅指控。」我自信的說。

「不過可能要大家跟我走一趟，代行者，得唔得？」我目光投向他，他依然胸有成竹，點頭答允，更第一個起身請我帶路。

我帶著大伙來到我的房，對他們憶述睡夢中聽到水聲和洗擦聲的事，然後領他們查看沾了少許泥濘的書枱，並請其中一人打開機關，果不其然，牆緩緩打開，一條窄窄的通道顯現在大家眼前。

「大家可能會好驚訝，不過我都係，因為我都係第一次見佢開，啱啱返嚟搜證時都無開過，你唔信可以問吓代行者隔離嗰位彪形大漢。」我指著他說，而他也耍手擰頭表示不知情。

眾人顯然不滿他的答案，但也沒有什麼怨言，於是我便提議：「呢條秘道通去邊我都唔知，不過我覺得會係廁所，不如大家一齊行一次。」

未待他們回答，我已率先走入去，而人們也一個跟一個進入秘道，大約走了十米，是掘頭路，我胡亂摸索嘗試找出開關，最後也讓我找到並開了門，出口正正是廁所，和我的推理如出一轍。

「咁證明咗我嗰次聽到水聲同洗擦聲係透過呢條秘道傳嚟，而亦都有人用呢條秘道嚟捏造我有夢遊嘅事，搞到我腳板同褲腳有泥濘嘅人，就係知呢條秘道存在嘅人，亦即係安排我住呢間房嘅人──又係你呀，代行者！」我又再次將矛頭指向他，而他依然從容不迫，無他，因為他的支持者依然認為我誣陷他。

「大家有無發覺代行者同平時有咩唔同？」我突然提出此問題，群眾立即將目光集中他身上，但均沒有答案。

「大家望吓佢件衫啲鈕。」我給了提示後，終於有人發現了，我也不慌不忙的說：「佢粒鈕就喺我個櫃後面條橫樑上，你搵吓，呢個就係最好證明。」

有一人遵循我的指示找到該鈕扣，我得意的對代行者說：「今朝你入嚟嘅時候就係想搵佢，係咪呢？可惜佢跌咗喺櫃底，你唔痞低係唔會搵到，而呢個亦都係你嘅敗筆，鎖咗嘅門，點解你粒鈕會出現喺我房？因為你夜晚偷偷哋由秘道入嚟捏造我夢遊嘅證據，想嫁禍畀我！」

「哈，笑話，我點解要咁做？我係神洛基指派嚟帶救大家嘅代行者，點解我要殺人？」代行者終於開口回應，而根據不同的推理小說、推理動漫和推理劇集的慣例，這是兇手感到威脅想脫罪的開端。

「因為你所謂神洛基係假嘅，只係你虛構出嚟，利用人嘅恐懼心理同想得到心靈慰藉嘅心態，等你可以穩坐打沉第一位唔駛死嘅手段！你呢個計劃本身都進行緊，不過我嚟咗之後你加速咁解。之前曾經有過嘅公開處刑同出咗去搵嘢食無再返過嚟嘅人，恐怕都係被你嘅計劃殺害。」我將之前24號、49號、72號和96號告訴我的事也一併計在代行者頭上。

「荒謬，你由啱啱喺廣場中央辯護開始講嘅嘢全部都好荒謬，全部都係你嘅憶測，我收起大家啲錶只係唔想大家觸景傷情，話我控制時間咁無稽嘅嘢你咁都講得出？個影嘅問題只係因為我哋所在嘅經緯度唔同平時所以先會咁。我受大家愛戴，點會打沉佢哋，我喺度所得到號尊重係喺出面從來都唔會有，點解我要一手破壞？」代行者發難。

「再講，我更加懷疑法醫學生係你同黨，所以佢係唯一一個同你接觸而倖存嘅人，你哋夾埋一齊想屈我、想推翻我，所以先特登故弄玄虛，整到好似宗教儀式咁，你哋根本係揶揄我代行者個位！」代行者試圖將指控轉移到我和法醫學生身上，法醫學生頓時嚇得跌坐在地上。

「哈哈哈！」我大笑了，因為我知道我的推理全部都正確，我決定將最後的部份也說出來：「你嘅計劃由見到我開始加速，係因為你驚死，你驚我嚟到呢個畀你養到肥肥白白嘅魚塘之後，會打沉哂啲魚，令你血本無歸，仲會賠埋條命，所以你想將呢個罪名推哂落我度，等自己依然站喺道德高地上面，表面愛民如子，暗裡殺人如麻。」

代行者瞪大雙眼，沒有反駁，我未有放過他，繼續連珠砲發：「所以你會留意我接觸過咩人，跟住夜晚九點，即係正確時間嘅八點，趁你之前散佈嘅都市傳說令人唔敢出街嘅時候，你就用代行者嘅身份呃佢哋出去廣場中央海賊旗度，跟住打沉佢哋，再嫁禍畀我，但你要我都覺得自己有殺到人，所以你就做咗好多嘢令我誤認為自己真係有夢遊。至於放過法醫學生係因為佢仲有利用價值，可以幫你誤導所有人死者嘅死亡時間，令成件事可以變為不可能殺人事件，更加撲朔迷離，必要時仲可以入Slender Man數。」

聽到我這樣說，群眾開始對代行者有所懷疑，但代行者極速調整好情緒，再次用權威自信的聲線對大家說：「各位Paradise嘅弟兄姊妹，魔鬼最鍾意用言語嚟誤導煽惑你哋嘅信仰，千祈唔好中計，夢遊就係佢係魔鬼嘅證明，十位受害人好似儀式咁嘅死亡都係受佢迷惑，法醫學生因為信仰堅定所以先幸免於難，大家因為無同佢有交流所以先安全。佢就係魔鬼化身，我哋要請神洛基淨化佢！我哋而家返去廣場中央進行公投！押佢走！」

我被彪形大漢押回廣場中央，代行者隨即宣告公投開始，不連我和代行者，整個Paradise的二十三人都有投票權，而我的命運也繫於他們身上。

我目光掃視在場所有人，人數是二十三人無誤，代行者也在此，我決定孤注一擲，兵行險著，一切也看我是不是命不該絕。

「各位，投票之前聽埋我最後呢段說話，亦都係證明佢哋唔係互相打沉，而係被一個人打沉嘅最有力證據！」我盡最後努力，賭上自己的性命，向在場的人說：「你哋試吓喺度打沉我，即管打沉我，我係唔會有事。」

在場的人將信將疑，議論紛紛，代行者試著維持秩序但無果，我繼續大聲說：「你哋邊個都打沉唔到我，就算代行者都一樣，因為我係神洛基，我今次嚟嘅目的就係要清理亂用我名嘅人。」

「佢講大話，佢呃人，唔好信佢，佢係垂死掙扎。」代行者急忙的說。

「我講真定講假，你哋試吓打唔打沉到我咪知。」我將最後的自信也拿出來充一次大頭鬼。

「好，我試吓。」其中一個人走上前，摸著海賊旗大叫：「打沉11號！」

全場立即安靜，期待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結果當然是什麼都沒有發生，而整個Paradise的人看到後也哄動起來，紛紛上前測試。

「各位，我係神洛基，而呢度有個假代行者冒用我名義招搖撞騙，為咗證明我係真正嘅神洛基，我決定為大家施行一次神蹟，你哋幫我捉住假代行者，我會行遠啲，去到廁所入面收埋自己，喺唔望住佢嘅情況之下懲罰佢。」我說完後，群眾立即行動，我亦慢慢向廁所走去。

「佢係假，呢個世界根本無咩神洛基，所以佢係假嘅！」代行者垂死的控訴根本無人理會，我亦對這班人對信仰的盲從感到心寒。

我走到廁所內，摸著窗上的海賊旗，說了一句：「打沉63號。」

代行者的頭應聲爆炸，其餘的二十三人嚇倒了，但旋即回過神跑來廁所對我頂禮膜拜，認為我真的是神洛基。

「各位，呢個世界係無神，我都唔係神洛基，只係我拆穿咗佢嘅詭計，佢殺人手法係點同點解要扮到好似儀式咁，其實好易理解，因為佢想維持對大家嘅統治，想繼續用宗教控制你哋，想美化佢哋嘅死係神洛基嘅安排，咁你哋就會乖乖哋咁畀佢打沉，我估計如果今次佢成功造到我嘅話，遲啲佢會同大家講有類似嘅儀式係去神洛基度，咁就可以安全提升打沉數。」我解釋說。

「咁殺人手法呢？海賊旗都打沉唔到，唔係神庇祐係咩？」有人突破盲腸問到關鍵問題。

「呢個亦都係點解我話佢哋唔會係互殺嘅原因，因為真正嘅海賊旗喺哩度，嗰個只係假嘢，試問假嘢點會打沉到人？」我解說完後，露出笑容，續說：「所以謎底全部都解開哂，你哋知道真相，知道呢個世界根本無神，係咪好失望呢？雖然代行者講隻game嘅bug係真係幾有道理，但我相信主辦單位見唔對路都會有所行動，更何況根本無人會咁大愛。」

「所以……」我的笑容變得詭異和瘋狂起來，手按著海賊旗，對他們說：「所以你哋準備好畀我打沉未呢？打沉4號、8號……」

一瞬間，整個Paradise也成了Hell，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全部二十三人也被我無情的打沉了，我也成了打沉二十七人的最大戶，連我在內，如無意外，應只餘下八人，只要我埋舟便可以等待被動勝利，但我選擇主動爭勝，所以最終決戰要開始了。

第六日•晚

第六日•晚

發動完一輪屠殺後，我軟攤在地上，沐浴在鮮血當中，血的腥臭和鐵鏽味令我有點反胃，不過疲勞使我克服了這些惡臭，久違的安心令我可以好好睡上一覺。

時間不知過了多久，我由睡夢中醒來，是自然的醒。精神飽滿了但同時肚子也餓了，我自然的走到教堂，把儲存的物資都拿出來大吃一頓，吃飽後便開始尋找屬於我的手錶。

代行者把它藏在教堂內，我想大概是藏在他的房內。我在他的房間翻箱倒櫃，還是遍尋不獲，繼而在整座教堂內仔細搜索，但同樣是徒勞無功。

「究竟可以放得喺邊？唔通又有暗格？有排搵喎。」雖然不情願，但還是要做，我把地板都敲一遍，終於在講台上找到一條秘道，裡面除了有各人的錶外，還有一個地下室。

這個地下室被一道超重石門保護著，單憑我一人之力絕對不能抬起它，但既然它是由上而下把出口封上，意味著一定有開關能把它打開，於是我在口袋掏出之前製作的小道具，用微弱的燈光尋找開門機關，終於在左面牆壁找到手把，轉了十數圈後，終於把門昇起，確定它不會自動下跌後，我便走進去查看。

這個地下室刻滿壁畫，還有一本殘舊破爛的書，封面已經模糊了，風化侵蝕得很嚴重，勉強看到封面寫著「申各土」，不過我沒有打開來看，除此之外，四處還散落著不同畫像，和壁畫一樣，描繪的都是一個戴著牛角頭盔，手握權杖的人的事蹟，其中一幅令我很在意，因為描繪的正是一班人穿著左右對調的鞋倒在地上，就像進行著某種儀式。而在角落處還有一副白骨，白骨的腳處有一雙左右對調的破鞋，有一點似曾相識。

除了這些外，這地下室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我拿回手錶後便離開，時間是晚上八時四十七分，要知道外面世界的事，就必需在十三分鐘內跑到有廣播的地方，而此時，我的手錶響起了，這聲音提醒我，我現在正在圈外。

「Paradise唔係喺個島中心附近咩？而家竟然喺圈外？」我滿心疑問，但還是向範圍內走去。

「嗞~」久違的聲音，令我既懷念又懷恨。

「休戰期開始，今日遊戲有超大幅嘅進展，一次過無咗二十四個王家欣，而家得返最後兩位參賽者，終於去到最終決戰時刻，好緊張，究竟最後係邊一個王家欣會勝出？我諗聽日就會有分曉！今日就好好休息，準備聽日嘅大戰喇。」WKY的聲音我好像很久都沒有聽過，依然令我感到心寒。

「估唔到已經發展到得返一個對手，18號，我知一定係你，聽日我哋就嚟場最終決戰喇，不過勝利嘅一定會係你。」我心想。

我的錶還是響過不停，看來餘下兩人的最終決戰，大會不想給我們太多空間，好讓我們能有更精彩的演出。

第七日•早

第七日•早

「嗞~」刺耳的高音再次成為我的鬧鐘，這次應該是在安全屋渡過的最後一晚，亦都是我生存的最後一天，吃過最後的早餐後，我便出發前往18號的據點——洞穴。

洞穴所在的位置是圈內，所以並不會因為縮圈而死，大概是18號在消滅所有參賽者後，先下手為強，把其餘的同伴打沉，果然是蛇蠍美人、最毒婦人心，不過也沒差，反正我一早已打算把最終生還的權利送給她。

來到洞穴，我憑記憶，來到當初成為階下囚重遇18號的大廳，沒有人；我再走到她們的睡房查看，依然找不到蹤影；最後我向狩獵台進發，沿路梯級沾滿已乾涸的血跡，果然這裡是屠場，上到狩獵台，18號的身影立刻映入眼前，我終於發現了她.....們。

「點.....點解會咁？1.....18號，點解你會死咗？係邊個打沉你？」我的眼淚不自覺的流了出來，衝過去解開被綁在十字架上的18號，再抱著她大哭。

以18號為首的六人組，分別被綁在六個十字架上，行刑式的被打沉了，從這格局來看，可想而知她們臨死前是受到多麼大的恐懼，而且越遲死恐懼越大，這個參賽者一定是心理變態，很喜歡精神折磨他人，否則絕不可能想到如此殘忍的手法；而且他能夠將18號六人一次過綁起，證明他絕非等閒之輩，一定很棘手，但無論如何，我都要為18號報仇！

我把其餘五人的屍體都放下來後，從她們身上拿走了望遠鏡，開始尋找最終的對手。

這洞穴是目前圈內地勢最高的地方，配合望遠鏡，整個範圍一覽無遺，最後的參賽者的蹤影無所遁形。我爬在地上，以免被他發現，同時拿著望遠鏡逐吋地方搜尋，一遍、兩遍、三遍.....不知已經搜尋了多少次，依然未發現他的蹤跡。

聚精會神的尋人耗費的精力絕對不是一般人能明白，奈何遍尋不獲的確是挺洩氣的，所以我決定休息一會，閉上眼轉身躺臥在草地上，身體放鬆並不代表腦袋也放空，我的腦依然在思考著如果我是他我會躲在哪裡。

突然，我看到眼前樹幹被一道反光劃過，雖然只得千分之一秒，但已經足夠我定位並尋找它的主人。終於，我在八點鐘方向找到我的獵物，我想他一定以為自己躲得很好，但萬萬想不到原來已經被我盯上了，是時候開始狙擊他。

我走到狩獵台，拿著望遠鏡瞄準他，他一動也不動，我看了良久，終於看到他的背號，這次我可以為18號報仇了。

「打沉65號！」我對天大叫，用畢生最洪亮的聲音叫喊，期待著下一秒看到65號頭部炸裂的畫面，然而這並沒有發生。

「點解會咁？唔通隔咁遠唔得？」我不明所以，正感到懊惱，殊不知危機已經悄然走近。

「Hello，你搵我呀？」忽然一隻大手搭住我膊頭，同時有把聲從我身後傳來，我大意了，頭腦被怒

火充斥，失去了理智，不夠冷靜，竟被別人從後偷襲，這次肯定完了。

「因乜解究你有得贏都唔贏，硬係想要打沉埋我呀？睇嚟你同我都係同類人嚟喎，哈哈哈！」背後的男人依然按著我，使我動彈不得。

「我先唔會同你呢個變態係同類人，我係要幫18號報仇，親手打沉你！」我怒吼。

「哈哈哈，好呀，如果你得嘅話。」他的說話不無道理，因為我被他按住，連動也不能動，我看不到他，所以不能打沉他，只有他能打沉我。

「不過我唔鍾意咁簡單就玩完，一啲趣味都無，唔好話我唔畀機會你，還掂我哋喺度都係玩緊game，唔差在我都同你玩個game，邊個贏咗，邊個就唔駛死，好唔好呀，吓？」他言語間充滿自信，甚至有點狂妄，覺得自己是沒有輸的可能。

「哈，好呀，反正呢度得返我同你兩個，唔係你死就我亡，我都唔想畀你死得咁簡單，一於大家嚟一次生死鬥，等我可以徹底打敗你，以祭18號在天之靈！」我一口答應。

「哈，好。」說完，他放開了我，把海賊旗連木桶抬起，整個擲下山，木桶粉身碎骨。而眼前的男人，我終於能一睹他的廬山真面目──一個接近兩米高，滿身肌肉的粗獷中年男人，他的肌肉量絕不比The
Rock少，可以想像得到他是花了畢生精力鍛鍊而成，而我終於知道為什麼剛才打沉不到他，因為他是59號，剛剛的65號只是一條屍體，這招我也曾經用過類似，想不到自己也會中，看來他不只是鍛鍊身體肌肉，腦的肌肉也有鍛鍊過。

「呢隻game好簡單，你一定有玩過，就係手指摔角。」對於一個身高兩米，手掌奇大的人來說，這遊戲他有絕對優勢，難怪他這麼有信心。

「好呀，不過我有個提議，我哋輪流一人出一隻game，邊個連續贏到兩次，咁就成為真正贏家，咁先公平。」我為自己爭取勝利機會。

「哈哈哈，好、好呀！有挑戰性，我鍾意，咁你想玩咩game？」59號問。

「射擊。」我答。

第七日•午

第七日•午

手指摔角，相信所有人童年都一定有和朋友玩過，雙方伸出同一隻手，手指互相緊扣，剩下姆指可以自由活動，可進攻、可防守、可躲避、可匿藏、可搔癢，就是不能鬆手，勝出方法亦十分簡單，只要用姆指按實對方的姆指十秒便可，不過通常都會演變成極速數十聲。

59號將碩大的手掌伸出來，看到他的手掌，我已經覺得勝算不大，我把手迎上，雙手互扣後更覺絕望，他的姆指比我的差不多長了一倍，換言之，我任何的防禦和躲避都只會是徒勞，只有進攻才有一線生機。

這比賽是一局定勝負，待雙方的姆指行過禮後，比賽正式開始。他強而有力的姆指軟攤在擂台上，明眼人都知這是一個誘敵的策略，所以我挺直姆指警戒著，慎防他的突擊，這一防便是幾分鐘，他依然未有行動，而我也不敢鬆懈，看他姿柔淡定以及輕蔑的表情，我才意識到這陷阱真正的目的──令我挺直的姆指酸軟疲勞，無力反抗，再慢慢吞噬。這人真的十分謹慎，把任何有可能導致落敗的可能性也排除，確保自己有十成的把握。

既然我洞悉到他的意圖，我便不能坐以待斃，要主動出擊，盡力取勝。

我用已經有少許酸軟的姆指作出攻擊，一下子便按住他的姆指，然而落空了，他的動作非常迅速，電光火石之間我便被他按住，就像蟒蛇一樣，靜待獵物然後一招弊命，獵物被牠緊緊纏住，動彈不得，只有靜待死亡來臨。

「八、九、十。」59號特登拖慢節奏，但我無論如何掙扎也逃不掉，最終先輸一局。

「乘讓乘讓，跟住到你提議嘅射擊，你打算點玩？」59號甩一甩手、鬆一鬆筋骨，就像現在才是正式比賽一樣。

射擊是我危急之下胡亂說的，在這情況下，根本無任何射擊器材，怎樣比？但如果取消換另一樣比賽，恐怕我連扳平的機會也沒有。

「吹箭！」我腦海裡閃過這種原始人的射擊武器。

「吹箭？好，果然得意，我都未玩過，就陪你玩吓。」59號開懷的笑，恍惚已經勝出一樣。

我和他分別製作屬於自己的吹箭，而彈藥是小石頭，所以彈藥的形狀是關鍵，每人五發，然後我們再在胸前掛上五個靶，看誰最後剩下的靶多便勝出，既要鬥快，亦要鬥準，同時都要鬥策略。

準備完畢後，我們背對著行十步，比賽正式開始。

我立即找了一棵大樹作掩護，探頭查看59號的動靜，出乎意料地，他竟然大搖大擺的在行走，完全沒有掩護，這是策略還是愚蠢？

「先下手為強！」這是我第一個念頭。我瞄準他其中一個靶，用力一吹，「嗖」一聲，子彈飛出，直中靶心，59號餘下四條命。

確認命中後，我再躲在樹後，心中暗喜，打算移動到另一棵樹後再作第二次攻擊。移動前要先確認59號位置，我小心翼翼的探頭張望：「咦？奇怪喇，人呢？」59號在短短數秒間竟然憑空消失了。

我慌張的站起來查看，這是我最錯的決定。

「嗖、嗖、嗖」。

「啪、啪、啪」。

不消一秒，我少了三條命。我這才反應過來，立即躲回樹後。

「仆街，大意咗，佢竟然用自己一條命嚟確認我位置，之後再暗角射殺我，而家我在明佢在暗，點算？」我焦急了，不冷靜的腦袋是想不到任何好策略的。

腦袋發熱的我決定用與他一樣的策略，用一條命換他的位置。

我走在大道上，時刻留意四周，然而卻沒有任何動靜，來回走了一遍，他依然沒有攻擊我。

「真係超謹慎嘅對手，為咗唔曝露位置令我有反擊機會，竟然忍到口唔射我，好惡，呢啲對手最難搞。」

我再次退到樹後，深呼吸冷靜下來，再想對策。

「而家我越急越中佢圈套，要冷靜，既然唔知佢匿喺邊，咁首先我都要佢唔知我匿喺邊，令到成件事都公平返先。」我爬在地上，沿途找障礙物遮蔽行蹤，終於爬到稍遠的大石後，距離剛剛中彈的大樹有十數米。

現在鬥的是耐性，但我不想夜長夢多，我要想個方法令他主動出來。

「佢唔出嚟係因為忌諱我仲有四發子彈，如果我無哂，佢咪會肆無忌憚咁出嚟刮我。」於是我心生一計，在地上檢起了四顆小石頭，用「彈指神功」胡亂彈出去。

規舉規定子彈只有五顆，但沒有說明不可以用手彈石頭，所以我無違規。

用手彈雖然痛，但可以引到59號出來便值得了。

但，外面除了風拂樹葉的「沙沙」聲外，便沒有任何動靜。

「真係謹慎到咁？」我不由得從心底讚歎他。

要引他出來，現在才是關鍵，我站起身，再次走出大道。作為一個自大的人，當知道對手無彈藥後，必然會走出來羞辱對手一番才慢慢折磨，而此時正是我的機會。

果不其然，59號的聲音從我背後傳來：「11號，睇嚟你都氣數已盡，一口氣亂射四粒子彈，搞到而家只有死路一條，哈哈哈哈！」

我沒有轉向他，而是繼續背向他，同時在心裡預演著怎樣可以四發全中，一舉逆轉乾坤。

59號續說：「喺我玩過咁多game嚟講，呢隻都算係第二好玩嘅game，不過都唔夠我同18號玩嘅game咁好玩，哈哈哈哈！」

18號？一聽到這個編號，便立即觸動我的神經，挑動我的情緒，這王八究竟和18號玩了什麼遊戲？雖然很激動，很想立刻親手殺死他，但我不可以表露情緒，我要冷靜，我要在遊戲中勝過他，然後再給他嚐嚐18號死前的絕望、無助和驚恐，然後再打沉他。

「咁真係可惜喇，雖然唔知你同18號玩過啲咩遊戲，但我絕對相信你同佢玩嘅遊戲好快會變成第二好玩，因為.....」我同時轉身，向59號身上餘下的四個靶射去，然後說：「因為你會輸畀我！」

59號的靶應聲碎裂，除了一個，我已經彈藥耗盡，而他尚有一個靶子，形勢霎時反轉，我成了獵物，要勝利，便要令59號的彈藥用盡並保護我的靶不要被射中。

就在我還思考的瞬間，59號近距離發動攻擊，我下意識的轉身躲避，幸運之神尚未離棄我，子彈僅僅擦過靶子，沒有擊碎它，所以不算命中。

生命危在旦夕，勝利還是平手就看最後一發，我立刻加速離開案發現場。只是跑了十多二十米後，我停了下來，然後大聲說：「59號，一決勝負喇！」

語畢，我轉身面對著他，他距離我十米左右，沒再前進，仰天大笑後說：「好，有膽識，如果呢局平，我就手握一場半優勢，即使下場都係平，我都會贏，而如果呢場你贏到，咁成個優勢就喺你果面，只要贏多場就得，你就係想賭一次，我有無講錯？」

我點頭，的確，這和我想的近似，除了半場勝利這算法之外。

我們垂下雙手，就像西部牛仔對決前那樣，靜待一個訊號。

一片落葉隨風吹過，落在我們中間，這正是我們一直等待的訊號，就在樹葉落地的一刻，「嗖」的聲音幾乎同步出現，作為防守方的我，不可迴避，只能用吹箭筒格擋，因為我也是一個男子漢大丈夫。

「啪」命中了，衝擊令我後退了數步，手上的吹箭筒跌在地上，而我也半跪在地上，我不敢直視我身上的靶，只是用手摸，而59號亦走到我跟前，伸手扶起我，然後說：「估唔到咁都畀你擋到，從來未有人試過喺遊戲入面贏到我，你都係第一個，果然刺激，不過都只可以排喺第二位，第一位將會係我哋一陣玩嘅game，我會連追兩局，睇住嚟喇，哈哈哈！」

我隱約感覺到59號的瘋狂，一種因為搵到旗鼓相當的對手而觸發的興奮，繼而演變成狂喜，以致瘋狂。

第七日•晚

第七日•晚

「打手遊戲！」這四個字隨著晚風吹進我的耳裡。

「顧名思義，就係鬥快打對方隻手，呢隻game你細個嗰時一定有玩過。」59號興奮的說：「細節規舉唔駛我多講喇，我哋分攻防兩個回合，防得住同時又攻得到就贏，就係咁簡單，有無異議？」

「呼~」這晚的風刮得特別大，肯定是天也知道這晚一定有最終勝利者誕生，所以特別興奮。

「好，無問題，夠簡單直接，呢隻game我玩咁耐都未輸過，我一定會贏埋佢，等你輸得心服口服。」我並不是虛張聲勢，在我有記憶以來，我玩這遊戲未逢敵手，雖然對手是父母。

「唔好話我唔讓你，畀你攻先。」59號雙手背朝天伸了出來，我只好答應，把手也伸出來放在他的手下。

打手遊戲看似簡單，其實是一個考反應、考心理、考耐性的攻防戰，由於無限進攻時間，所以要保持專注，可以是一個很耗人的遊戲。

進攻可以選擇單手或雙手同時，亦可選擇打同一邊手或另一邊手，是完全不同的策略，作為先攻，其實心理壓力更大，一次打空，便攻守逆轉，兩隻手轉還好，只得一面轉便要同時分神在進攻與防守當中，要兼顧的東西便頓時倍增。

我選擇速戰速決，在與他雙手接觸的瞬間，便立刻雙手同時進攻，以不足零點一秒的速度翻手拍打他，怎料竟然落空了，他防守成攻，先得一分。

「哈哈，做咩咁心急？好彩我反應快啫，而家到我進攻，小心啲喇。」59號奸笑著說。

攻守逆轉，要專心防守，否則便會落敗。

我雙手放在他巨大的手掌上，差別就像大人與小孩玩耍一樣，完全被他包圍，基本上他手掌一翻我便逃不掉，所以我要格外留神。

他全程盯著我雙眼，壓迫感加上緊張感，還要提防著他的突擊，使我精神消耗很大。

冷不防我右手的借力點消失，我立刻縮手防禦，但原來他只是左手一沉，做一個佯攻。

「哈哈哈哈，好驚呀，吓？仲有排玩呀，哈哈哈哈！」看來他對於在精神上折磨我取得了巨大的樂趣。

我不發一言，再次將手放上去，高這次他將左手快速向外滑，就像想翻過來進攻一樣，我亦本能地再次縮手，結果再一次被他算計了。

「哈哈哈哈，做咩呀？咁驚嘅？」他那可憎討厭的嘴臉令我作嘔，我再次默默把手放上去。

「啪」的一聲比痛感更快傳遞到我的耳裡，我左手被他攻擊成功。

「哈哈哈哈，咁簡單嘅？唔好咁快完好喎，我仲未玩夠。」59號得意的挑釁著我。

「我都仲未輸，仲有一隻手，已經夠我翻盤。」老實說，這話只是逞強，我完全沒有把握能勝過他，畢竟他的攻擊範圍太大，而且意外的敏捷。

將專注力集中在一隻手，能成功防守的機會應該會提高的，但相對而論，他成功攻擊的機會也一樣會提升，所以結果是什麼也沒有改變。

59號作為一個心理變態的人，很喜歡看到別人受折磨，看到別人崩潰，而我也越來越朝這方向發展，每次他假動作佯攻我都會縮手，令我越發緊張，而這正是他樂見的。

「咪住，」我心想：「如果我反過嚟利用佢呢個特點呢？」我決定孤注一擲、放手一搏。

他接連做了兩次假動作，我故意不再躲避，而且裝出一個崩潰放棄的樣子，他看到後特別開顏，還諷刺道：「乜唔係未輸過咩？做咩而家連防守嘅意志都無哂呀？」

這次他不再佯攻，而是真正的攻擊，完全和我的猜測一樣，這次我縮手，他打空，防守成功。

「你！好嘢啊，竟然敢呃我！我一定會要你死得好難睇，哈哈哈！」59號變得更加亢奮。

由於攻守逆轉，所以遊戲回歸原點，我再次擁有攻擊權，這次我要更加小心，因為我知道下次他便不會再上當，所以這次是最後機會。

我小心翼翼選擇進攻策略，先做數次假動作，但他不為所動，看來他對自己的反應很有信心，這與他的體型完全成反比，看來要取勝，只得靠心理戰。

從來眼神都是與生俱來最易騙人的工具。我看著左手，故意將所有集中力放在這裡，我要用左手做誘餌，再以右手攻擊，殺他一個措手不及。

我左手向後縮，作勢要翻手，而右手則遲一秒行動，直接了當，不做任何花巧功夫，直接翻手拍打。

「哈哈，有策略係好事，可惜又再次撲空喇。」59號舉起左手揮著。

「好惡，竟然咁都反應得切。」我真心的抱怨。

此刻，最不理想的情況出現了，一隻手攻，一隻手守，這要用到的腦力比只做一種動作高很多。

「攻嘅選擇權在我，我可以唔攻，只專注防守，只要守得住，再專心進攻就得。」我心裡已經決定了這個策略。

不知不覺已經過了十分鐘，雙手依然維持一攻一守的姿勢並無動作，此刻鬥的正是耐力和耐性。

又再過了十分鐘，我的雙手開始酸痛，長期維持同一動作不活動真的是很困難，我想59號大概也一樣。

時間已經足足過了三十分鐘，看來大家的策略都一樣，現在誰先進攻，誰便露出破綻缺口，但我的雙手真是已經十分酸痛，我要先攻！

既然59號對自己的反應那麼有信心，那麼我便利用你的反應來攻擊好了。

我左手一翻，作出攻擊，同時我感覺到承托著右手的力量瞬間失去，右手無預警的下跌。

「啪！」打中了，電光火石之間，我們有人成功迴避，有人成功攻擊。

「Yes，成功。」我歡呼起來：「而家到你劣勢喇。」我左手打中了，同時右手成功迴避。

59號樣子有半秒顯得難以置信，但很快便自信滿滿的說：「劣勢先刺激，逆轉勝先夠經典，哈哈哈哈！」我聽得出他不是自我安慰、虛張聲勢，而是打從心底裡相信著他自己的能力。

我再次掌握進攻權，只餘下右手，只要攻擊成功便能獲勝。

「用啱啱嗰招話唔定可以得，畢竟人嘅習慣係唔會咁易改變。」我決定重施故技，但都要先測試一下他的警覺性。

我作了數次假動作，他依然不為所動，可想而知他是有多麼相信自己的能力，而這正正是他的敗因。

我翻手一拍，清脆利落的「啪」傳入我耳內，我勝出了，我不禁失聲大笑，而59號則顯得失魂落魄，他不解的問我怎會打得到他，而我也慷慨的解釋，畢竟是臨死之人，但說無妨。

「係你嘅習慣。」我拋出這句話，但明顯他還是不太明白，於是我續說：「你防守嘅習慣無變，令我捉到路，相反，我嗰吓順勢跌落去，同之前動作唔同，你始料不及，所以我贏到。你太睇重自己嘅能力，忽略咗策略。」

「哈哈哈，我輸得心服口服，放心，我守承諾嘅，任你處置。」59號說完便盤腿坐在地上。

「嗞~」休戰的信號響起，看來處決要留到明早了。

第八日•早

第八日•早

這是前所未有的安睡，睡前的飽吃一頓令我這一眠特別甜特別香，當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快將成為遊戲最後的勝利者，可以為18號報仇。

「嗞~」平日刺耳的聲音不知為何，今次覺得特別動聽，WKY透過喇叭宣佈遊戲繼續、挑起我和59號的爭勝心云云，但實情是59號已一早坐在床邊，等候我發落。說句坦白話，我真的意想不到他是如此信守承諾。

「食埋個早餐先喇。」我坐起身對他說：「其實點解你唔逃走？」

59號挺直身子、坐姿端正，豪氣的說：「男人大丈夫，一就一，二就二，講好咗話遊戲定生死，我輸咗就願賭服輸，我唔驚死，最驚係未玩夠就死，琴日同你玩咗場咁刺激嘅遊戲，可以話死而無憾，所以我唔會反抗。」

想不到一個如此瘋狂的人冷靜下來是如此豪邁，若我們不是在此環境情況下相遇，我相信我必定能和他成為好朋友。

「好，咁我都會畀你痛快，以表我對你嘅尊重。」我邊咬著包邊說，同時向他遞上一個包：「做隻飽鬼，食喇。」

這個早餐時間十分平靜，昨日的所有情緒也不復存在。早餐後，我們走出安全屋，59號跪在門前，我伸手按著木桶沉重的說完打沉59號後，他的頭便在我眼前爆開，血和腦漿散落一地，而其中一隻眼球也飛到我跟前，連著神經線，正好看著我，但不是充滿憎恨、哀怨，反而是惺惺相惜、識英雄重英雄的感覺。

在我打沉59的同時，「嗞」的咪高峰反饋聲也響起，想必這次是最後一次聽到了，WKY的聲音緊隨著在樹林裡環迴著。

「Goal~恭喜哂11號，你成為我哋嘅最終勝利者，根據你嘅打沉數，之前埋咗舟嘅13號係被判為落敗嘅，所以佢已經被處以爆頭之刑喇。」

幹！我完全想不起這件事，當時是我鼓勵她埋舟的，想起來是我間接害死她，估計她死時一定在不斷咀咒我，真的對不起，但如果不是我讓她埋舟，可能她很早便被打沉，現在能多活幾天，應該要感激我吧，我決定朝這方向想，因為這會令我的罪惡感減退。

「勝出嘅11號，你係最強嘅王家欣，請你原地等一陣，我哋會派人嚟接你返去。」WKY續說，而我頸上的炸彈也解開了，我連忙除下它把它丟得遠遠的，生怕它突然爆炸。

「拂……拂……拂……」直升機旋翼劃破空氣的聲音由遠而至，看來主辦方真的打算讓我活著離開。

「走呀Five，呢個係陷阱呀！」突然有一個身負重傷的人在樹林中衝出來對我大叫，是一個穿著黑色潛行裝的男人。

「咩Five呀？你噏乜？我唔識你嘅，你乜水？唔好行埋嚟呀，睇你奇奇怪怪咁，想點？」我喝令潛行裝男人，而他也識相的站著沒有走近。

「Five，聽我講，我係Zero，咳咳，快……快啲走，唔好畀佢哋捉到你，咳咳，呢個係陷阱！」這位自稱Zero的潛行裝男人堅持說，但看得出他非常辛苦，而鮮血依然不斷湧出，不像是假裝。

我猶疑了，直升機正盤旋降落，我幾乎可以離開這鬼地方回家，但眼前這個Zero又有一種說不出的熟悉感，我心入面不自覺的相信他。

Zero見我仍然舉旗不定，於是說：「唔好諗咁多，跟我走，我唔會害你，邊行邊同你解釋，再唔走就遲㗎喇！」說完他又再咳嗽，血沿著左手滴在地上。

「好喇，我跟你走，但你要講我知發生咩事。」我衝過去扶著他，往樹林深處走去。

「好惡，佢逃走咗！」

「快啲追，唔好畀佢走甩！」

「我哋分頭搜，你哋去呢面，我哋去嗰面。」

「捉唔到佢會令我哋個團蒙羞，一定要捉到佢！」

隨著我深入樹林，這些聲音便越來越細聲，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主辦方沒想過讓我活著離開。

為免主辦方能透過血跡尋找到我們的行蹤，我把身上的衣服脫下撕成數塊，搗著他的出血位，短暫能避免血液滴在地上。

除了血跡，樹林四處安裝的攝錄鏡頭也會透露我們的行蹤，唯一有機會避開這些追蹤的地方只得一個。

「首先要幫你止咗血先，我知有個地方應該安全，有急救物資，就喺呢度附近，我帶你去先。」我扶著Zero，一拐一拐的向Paradise走去。

我把他帶到教堂，隨手在教堂內拿了一些急救用品，便走到地下室。我一邊替他止血包紮，一邊問：「點解你叫我做Five，點解你會受咁重嘅傷？」

「講起上嚟就長篇，不過首先你望住我隻手指。」我依他所說去做，他手指柔軟的搖擺著，就像隨波逐流的海草般，神奇地，我竟然看得非常入神，他此時輕聲的說：「夠鐘喇，起身喇，唔好瞓喇，做返自己喇，醒！」

第八日

第八日

「啊！終於玩完喇？成個人散哂。」Five伸展手腳、拉筋舒展，赫然發現身旁的Zero，開口問：「Zero？你喺度嘅，發生咩事，點解你成身血？」

「Five，歡迎你返嚟，恭喜你順利完成任務，贏咗隻game。」Zero強擠出笑容，續說：「不過我哋處理嗰條屍嘅事畀字母眾發現咗，佢哋報告咗畀組織知，Kami好嬲，就派字母眾處置我哋，結果……」

Zero嗚咽，眼淚自眼角不爭氣的流下來，Five看到此情況，大概也猜想到事態的發展，他也變得沉默起來，一邊替Zero包紮傷口，眼淚一邊奪框而出。

包紮過後，Zero首先開腔：「成件事同你無關，唔駛咁自責，係我哋成team人一齊決定㗎嘛，大家都預咗最差結局，唔好咁傷心。」

Five聽後，哭得更大聲，Zero沒有阻止，只是靜待他哭好哭滿。

「咁我哋而家點算？」Five用哭腔問。

「而家字母眾追殺緊我哋，我哋點都要著草，諗計點離開呢個島，我唔想大家嘅犧牲白費咗，畢竟大佬One佢哋拼埋條命保護我，就係想要我整返醒你，唔想你死得不明不白。佢哋一直覺得搵你代替係連累咗你，所以係隻game入面不停暗瓦底幫你，亦因為咁，字母眾先起疑，最後先搵到條屍，喺Kami面前告御狀。」Zero回答。

Five回想一連數天遊戲，的確有些事是很難解釋，特別是被狼群圍攻的一次，而現在，所有謎底也解開了，原來是得到Number Man的各位暗中幫助，亦因為如此，才令其他團員被殺，這樣一來，Five便更覺自責。

「我要幫大家報仇，我要殺哂佢哋，唔只係字母眾，而係要成個組織一齊陪葬！」Five雙眼充滿仇恨，立下了報仇宣言，準備衝出去。

Zero見狀，連忙制止他，並說：「你諗住點做？而家衝出去，赤手空拳同佢哋死過？冷靜啲唔好咁衝動先，講緊係對付一個有世界各國政府同財團暗裡撐腰嘅地下組織，成員過百，而且個個都心狠手辣、身經百戰，僱傭兵level，得我哋兩條友，乜gear都無，點玩？再講，就算full gear都唔夠玩喇！留得青山在，那怕冇柴燒。我哋甩咗身先，再重整旗鼓、從長計議。」

Five雖然報仇心切，但未喪失理智，他很清楚目前情況，亦都十分認同Zero的說法，但要逃出Island P談何容易，但待在此處，被發現也只是早晚的事，如何可以神不知鬼不覺的逃走？

「口殊，靜啲，好似有腳步聲。」Zero示意Five安靜，以免被發現。

「嗚……」聲音緩慢而平靜。

「啲聲好似怪怪哋嘅？」Five壓低聲線問。

「係囉，唔似係人，反而似係野獸。」Zero回話。

「唔通……」Five似乎有點頭緒。

「噠噠噠噠……」忽然，一陣雜亂的腳步聲由遠而至。

「嗚……」野獸的叫聲一秒間變成低沉且憤怒，像是警告著對方。

「仆街，有群狼，大家小心。」一把男聲說。

「佢哋好似唔係咁友善喎，我哋駛唔駛撤退先？」一把女聲問。

「唔駛理咁多，只係一群畜牲，無咩好驚，殺哂佢哋！」命令由一把雄壯的男聲發出。

接著數分鐘只聽見「嘭嘭嘭」的槍聲和「嗚嗚嗚」的悲鳴聲，到最後回歸平靜。

「你老味，嚟我字彈，呢度咩人都無，我哋走，去第二度搵。」雄壯的男聲說完，腳步聲便遠去。

Zero和Five待人聲遠去，認定是安全後，便從地下室走出來，然而他們很快便對此決定後悔了。

「屌，好撚核突，成地都係血，肉醬意粉咁，又臭，想嘔。」Zero說，但Five已經先將他的說話付諸行動，搶先在旁嘔吐。

「嗚……」微弱的悲鳴聲傳到他們的耳裡。

「小心，仲有啲未死。」Zero警戒著，而Five則擦乾淨嘴巴，往音源走去。

他東翻西找，終於在層層屍體下找到奄奄一息的狼小孩。

「喂，佢仲未死。」Five抱著他對Zero說。

「屌，咪鬼理佢喇，我哋自身難保，唔好自找麻煩，由得佢死喇。」Zero邊說邊找可用的武器。

「唔得，我唔可以見死不救，況且我覺得佢係善良嘅，對我都唔差，我想救返佢，佢一直畀狼養，無見過人類，好可憐。」Five對狼小孩流露出憐憫之情。

「唉，我唔知咁多，你鍾意喇，唔好拖累到我哋就得。」Zero說。

Five細心替狼小孩包紮好，然後再把他綁在背上，好讓手腳可以自由活動。

「我哋部直升機仲喺四號停機坪，我哋要喺呢度走過去，距離唔近，而且仲有好多人迎接我哋，唔係簡單任務。」Zero在地上畫了一個簡單地圖。

「嗚……」狼小孩醒了，掙扎著。

「喂，你受咗傷唔好亂咁郁。」Five說。

「嗚嗚……」狼小孩動作越來越大，Five只好放他下來。

「嗚嗚嗚……」狼小孩在地上時而轉圈，時而跳動，又咬Zero和Five的袖口及褲管。

「佢好似有嘢想講，但我哋唔明。」Five道。

「或者我大約估到。」Zero說：「Five，你話佢畀狼養大，一直都喺呢度？」

「係，我諗應該係。」Five答道。

「咁可能佢知啲秘道之類，我哋跟佢行喇。」Zero說。

Five也沒有其他策略，只好跟著狼小孩賭一把，所以同意了。

狼小孩帶著他們走出教堂後，往叢林走去，走著走著，便走到一地洞前，狼小孩示意讓他們跟著走進去，然後便帶頭率先鑽入去。

「頂，呢度好窄。」Zero抱怨。

「啲狼咁大隻都鑽到入嚟咩？」Five也插嘴。

地洞內錯縱複雜、四通八達，要不是有人帶領，恐怕進去後永遠也找不到出路。

在地洞內鑽了不知多久，大概兩個多小時吧，他們終於看到遠處有一線曙光。

「終於到出口喇。」Five感嘆。

「靜啲，廢事附近有人。」Zero謹慎的說。

狼小孩在洞口觀察一會後，示意Zero和Five出來，而出口正正是停機坪附近。

「好，我哋部直升機喺嗰度，暫時都唔見附近有人，我哋快手啲應該無問題。」Zero計劃著。

「我覺得唔係咁簡單，靜得太可怕，我驚有埋伏。」Five潑冷水說。

「咁……或者我哋去嗰面，可以睇得清楚啲。」Zero指著四號停機坪前一百米的草叢。

他們一行三人潛行到說好的草叢，發覺整個停機坪真的空無一人，於是他們便飛快的登機，準備起飛。

「Fire！」霎眼間，四方八面都有子彈射過來，幸好我們在防彈的直升機內，但面對猛烈的攻擊，恐怕也支持不了多久。

「快啲起飛！」Five說。

「唔好畀佢哋走，火箭炮準備。」Z說。

「仆街，快啲走，畀佢射中就gg。」Zero慌亂起來，直升機飛不起。

「冷靜啲，揞嗰個掣，再拉。」Five指導著Zero。

「Fire！」火箭炮隨著Z的命令而發射。

「嘭！」的巨響，火光隨即升起，同時直升機也升起，不過是打轉的升起。

「啊……好暈呀！」Zero說。

「拉住個掣，慢慢穩住再升高。」Five說。

子彈不斷射中機身發出「乒乒乓乓」的聲音。

「快啲還拖，射尻佢哋。」Zero咆哮。

「射佢哋啲機，等佢哋無得追上嚟。」Five冷靜的說。

「好，講得啱，仆街喇你哋！」Zero說完，飛彈便立即發射，停機坪的所有直升機頓時爆炸。

「哈哈，拜拜你條尾喇撚樣！」Zero伸出中指大聲叫，不過島上的人根本聽不到他的聲音。

「Zero，我哋而家去邊？」Five問。

「我都唔知，不過天大地大，總有我哋容身嘅地方，我都好想報仇，但憑我哋而家嘅實力，可以話係痴人說夢，所以要搵舊錢再招兵買馬先。」Zero說。

「我哋個竇都無得再返去嘅喇，搵個新竇喇，我有個心水好地方。狼小孩，你以後就跟住我哋生活，就叫你做Nine喇。」Five說。

直升機消失在水平線，一直飛到未知的遠方。